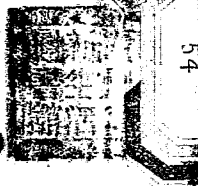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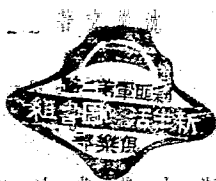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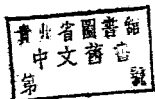
石 子 船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0458

1031
54



新文藝叢書

石 子 船

沈從文著



1930

中華書局出版



0023
A1023

石子船

目次

頁數

石子船	一
夜	二三
還鄉	三九
漁	六三
道師與道場	八五
一日的故事	一〇九
後記	一四一

石子船

在名叫康村的河岸邊，停下了空蓬船一隻。

村中產石，把石塊運到××市去，這石便成為紳士們晚飯後散步的光滑的街道了。在街上散步的人，身穿柔軟衣服，態度從容，顏色和氣，各式各樣全備，然而是一種人，能從這堅硬閃光的石路上，想到這街石的來處。產石的康村，每天總有若干較他種船隻顯着笨重的石子船泊岸，船到了，船上人從跳板上走到岸旁小板屋中去歇憩，便中喝煙吃茶打盹，休息半天，換了回票，就又動手裝石子。康村本來是荒山，因××市發達，需石子築路，不知被誰所發現後，成天派船來運石子，所以到近來已成爲小小市鎮了。

凡是來到這裏的石子船，船上大致是這樣人數：一個梢公，駛行時，管舵，船停了，守船，這是主人的事。一個攔頭，駛行時，照料前面碰頭，用篙

點，避開危險，下碇時，把鐵推下水去，抵岸時，繫纜繩，用風致不同的式樣打纜繩結。此外是散弟兄。散弟兄三個或五個，所做的是收拾槍面一切，放篷時放篷，搖櫓時搖櫓，船停到陳村了，從山上運石子上船，船停到××市，把石子從船上運下，放到××市的碼頭邊。一船的行動，生財的支配，皆爲船主的事。至於散夥諸人，只吃粗糙的飯，做枯燥的事，有了錢就賭博，在一點點數目上作着勇敢的犧牲，船開動了，爲了抵地後可以得一頓肉吃，就格外誠心的盼望早到，間或還作着極其可笑的夢，水面上風清月白時，忘了日晒雨淋的苦，就唱着簡單的歌，安慰着自己生活的淒涼而已。

這船在××河上已走過六十餘次了。每次時間是七天，這七天只是三天船上人無價值的精力是消磨在水面，有兩天是運石子上船，有兩天是把石子從船運上岸。因爲契約的前訂，××市建設的工程，隨了時代而發展，有不能緩一日的趨勢，所以這船也如其他人所有的石子船一樣，船主不能儘在時間耽誤上擔負權利的損失，六十餘次的轉運，只

有兩次多延長時間一天。船主的認真，把散夥生活更拘束成一種機械，然而這些無用的愚蠢的東西，再機械一點有什麼關係？究竟因為這樣，××市柏油石子路一天比一天多了。

這船如今是六十四次到康村的岸邊了。因為一種方便，這船泊碇處是去康村的市街較遠離產石的山坡較近那岸邊。船是空船，船抵了岸，那攔頭的漢子就第一個先跳上了岸，他把船繫定了，坐到樹蔭。其他五個散夥也陸續上岸到樹蔭下坐定了。船上只餘下棺公一人，整理繩索，那棺公低了頭作他自己的事，他一面想到××市上所聽到的消息。他曾從一個在警務處的服務人方面，得到一種傳聞，是康村中有××黨在的謠言。他平日沒有看報，沒有同軍界中人往來，不知道康村這小地方為什麼也有這些人來的原故。至於他所知道的××黨呢，他恰恰如一般人所知道的一樣，是「公妻共產」，他沒有妻，對於這事倒不害怕，只是產業，幾年來，船上辛苦所得，他用兩個罈子裝好，全把他存到一個老姑母處，他因為有這點錢，所以變成「政府黨」，莫名其妙對於×

× 熬覺得成到憎恨了。

那個頭水手是他的一個遠親，一個姑母的外孫，人太年青了，他上了岸，因為快樂，這時正想爬到樹上去。

「八牛，下來，我有話說。」

那小子只在樹上吹哨子。

「八牛，下來，有話告訴你。」

「那樣事」他這樣不高興的問着，因為他正聽到遠處唱搖船歌，且聽到山上敲石子丁丁聲音。

「來！」這字近於壓迫，顯然命令，不來不行了，八牛就乖乖的答應：「我來。」

他就下樹，如一個猴子，快捷無比。下了樹，他并腳跳着上船。

這時幾個散夥已經把樹蔭下大青石板作為戰場，開始在那里賭博了。船主鈎腰不看岸，只聽到岸上一個散夥聲音說道：

「……你真要作共產黨了。」

又一個聲音說：

「槍斃你這共產黨。」

又一個聲音說：

「……」

近來的撐船人知識是進步多了，別的是不可知的事，至於把××黨名詞，說得極其順口，或比譬着笑罵那贏了錢的同伴，或用這字句，象徵那不出錢而到別處喝了白酒的同伴的故事，是已經像說「豬頭」、「財神」、「癩蛤蟆」那樣自然順口了。船主人從前聽到這聲音，并不動心，好像是這些名詞與自己無關係存在，其無意義也等於說袁世凱登基坐朝，馮玉祥過俄國撥兵一樣，總不是自己的事。然而到了近來，并且又到了據說已經有了××黨的康村，而且自己是正感到無法處置自己歷年居積下來的一點錢的時節，這些話，自然不免有點驚心動魄了。因為一面是還覺得自己是主人，一個主人心境爲用人擾亂時有生一點小氣的理由，他就提着一個名叫喜保的名字，說是不許賭錢，快點

到山上廠裏去看看，看管事在不在廠，因為船已抵地，得把票領來，明早好裝石子上船。

喜保人如其名，有一個於世無悔的臉，同時有一個在各種事情工作上皆不缺少興味的心。關於領票換票，這事情在平時是應當喜保去做的。但當到把每一次所支得的一點點工錢，全數領到押寶的一事上去時，人就脾氣稍稍不同，應當做的事也有不做的時候，而且在懶惰之外見出一點反抗精神來了。

如今的喜保就正是輸了。他正用着可笑的結舌，管着另一個同伴，而「共產黨」這種字句也就出諸這天真的漢子的口中。他聽到船主說話，却全不理會。他手邊還有最後的五十文銅子一枚，捏在手心，預備作孤注一擲。船主知道這人是輸了，因為不輸就不說野話，船主說：

「上廠裏去，把你錢留到口袋裏一會兒，不算罪過！」

被差遣的人呢，頭也不回，本來是聽見了，然而裝痴，彷彿全不注意到寶上。這樣一來，主人對於這船夥感到有點革命意味的空氣了。他不

能在言語上發揮，正理着船蓬的繩，就用力的打了一個結。八牛這時站在这船主身邊了。

「大舅，甚麼事。」

他本來想有話同八牛說，因為喊喜保不應，心裏更亂，說不出什麼話了。他望到八牛的臉，望了一會，一句話不說，就又胡亂把船蓬繩打了一結。

樹蔭下的喜保，這時節，最後一枚銅子又送掉了，大聲的罵作賭具的那個白銅制錢，罵了一句「貪三代你娘！」他不再在那裏裏歎，一面扯脫褲子前襠落落大方的洒着尿，一二三四走上跳板回到船的前艙了。

船主望到這孩子，知道是銅錢輸光了，他感到好笑，像很快活。

「你運氣不行，不聽菩薩的籤上話，該輸。」

「我貪他三代那鬼錢。」喜保一面摸火鏟敲火，一面從船沿走到後梢來，只聽到岸上又一個人這樣嚷着，覺得有了同志就笑了。

八牛問他，「光了麼？」

「罄罄乾，光打光，——老板借我點錢，好扳本。」

老板這時也裝不聽見自己做事，理繩子，用水濕繩的一端，縛到樁上去。他過了一會，才斜斜昵着這輪乾了工錢的漢子，說，「到廠裏去罷，回頭說。」

無可奈何似的露着灰敗的臉色，搖搖蕩蕩走上跳板，喜保走了。革命告一段落。中年船主記起了同八牛要說的話，他要他守船，他因為自己想到蒲葦村走走。蒲葦村去康村是五里，路並不遠，那裏有船主兩婢世鳳頭的現洋，在老姑姆床下土中埋着，他放心不下，得去望望這財寶同看守這財寶的老人，所以吩咐八牛守船，等候喜保回來就換換石子收單，自己則就便還可以到蒲葦村帶點牛肉回來，作為喝酒的東西。八牛諾諾的答應着，但同時要一點錢，說有用處。這漢子因為年紀不大，錢是不在自己手上的，平時是工錢全由船主交給他親娘或外祖母手裏，所得也不多。這時借守船責任，所以開口向船主要一點錢，他實

在是見到岸上熱鬧心有點搔，

「你不許賭！」

「我不是賭。」

「甚麼用處？」

「有用！」

「不許賭錢，你一定是耍賭！」這中年人是看透八牛小子的心了。因爲這樣，八牛就有點不平，所以回答：

「我說你不信，你這人！」

平時作長輩兼主人的他，聽到這話又覺得與習慣不同了，他低下頭想了一會，想這真是要革命了，沒有手段可不行了，他忽昂起頭來，很沉重的說道：

「沒有錢」

「爲甚我應當有的不把我呢？」

說話的八牛，雖有不平的神氣，然而言詞軟弱，完全是類乎小孩子

放賴的意思，但在今天的船主聽來，總覺得這是近於受××黨人的煽動起了革命一樣，看起來自己前途真好像極其黯淡了。他聽到八牛說要明白不把錢的理由，他在計畫策略，他不作答，游移了一會，却用家長的語氣說道。

「八牛，你是大人了，應當懂事。」

「你送我一塊錢才行。」

「這樣多有甚麼用？」

「這是我的。」

他好像這話完全不是從八牛口中說出，就很詭異的望着八牛的臉，「是你的，放到我身邊不穩當麼？」

事情是真的很奇怪的，今天的八牛，性質似乎變了，他仍然頑固的

說：

「我要。」

「到明天我全把你也可以，這時拏可不行。」

「甚麼不行？」

他是完全失敗了。凡是到質問請求明白理由，都可以說是革命的醞釀，他這時想到說不定這人將來就會謀害他，搶掠他的積蓄，實行共產，於是他一語不發，慘然的坐到舵把上，過了一會，從板帶中掏出一塊洋錢，捏到手中，交給面前的八牛了。

送了錢，他要去蒲葦村本來就可以走了，但他不走。他想起了什麼事他暫時不上岸，像是把去蒲葦村的事情已經忘記了。他望到天空，又看着那一羣蹲到樹蔭下面的將來可以成為殺人放火的漢子，就輕輕的嘆氣，因為他似乎隱隱約約知道凡是有××黨到的地方，做工的全不做工，安分的全不安分，到那時節，做主人的就完全遭殃，一切糟粕，不待言了。

因為靜他於是也聽到山上打岩的聲音了，他胡胡塗塗的想，……八八六十四，燒餅歌說大家都起來。大家起來打洋人。帝國主義打倒了，馬路也不要了，船錢不算數，倒找三十一元。……

他只胡胡塗塗的想，心上似乎生了一點氣，又無從向誰發作。

得了錢的八牛，說是不賭博，本來就全因為賭才一定要錢。如今見船主無上岸意思，又不敢上岸去參加，又不敢到市街上去玩，這錢在手心捏出了汗，他還不知要怎麼辦，也就覺著無聊了，這時又聽到岸上人喊：

「共你媽的產！」

這是一個贏了許多錢的莊家，忽然在一次孤注上錢被衆人瓜分了，因此大家很得意的呼喊著，得意之餘竟不惜把自己安頓在不利的稱呼下了。那莊家，不到一會，就垂頭喪氣從跳板上走上船了。

八牛輕輕的向那輸了錢的夥計問話，

「四哥，怎麼回事？」

「被打倒了。」

「扳不扳本呢？」

「命運不濟。」

「我這里有，」他於是作着不讓船主知道的神氣，把一塊熱巴巴的洋錢交給了這個人，好像只要這錢可以作注，自己也就得到賭博的意味了。有了接濟的船夥之一，忽然壯大了膽，不久就又捲入賭徒的叫囂中去了，這一切一切船主都望得分明，他不做聲。

八牛見船主不走，明白這是因為要錢所以心中不愉快了，他既已把錢借給了他人，也就不表示軟弱，他也不上岸，只坐在船沿上洗腳。他把一雙腳垂到水裏去，頭上是中秋天氣的太陽，這人在大六月白熱太陽下尚能作工行船，這時頭上的太陽自然全不在乎了。

船主望到這年青漢子，把錢交把另一船夥，又目擊上岸的人把洋錢在青石上試聲音清濁，只是不作聲。他心想到許多事情，許多在平時不必有的感想這時都奔到心上了。他因為無聊，又無事可作，又不想走，就從尾梢跳到水中，水深及膝，從水中濕淋淋的走上了岸。他不願去看那賭博事情，就一人走上高坎，坎上可以望遠處隱隱約約望得到蘆葦村的保衛團旗子，在風中動。

八牛在船上，把下衣一脫，跳到水中，慢慢走向深水處去，洩起水來了。他將洩水過河，這河有四分一里寬，水深有河身寬度五分之三，他慢慢的洩去，用腳拍水，用手爬，昂着頭，他還能聽遠處唱歌的聲音。不久他又從彼岸洩回了，像一天風雲，把水洗淨了他在河中大聲喊船主。

他喊他做舅舅，說：

「舅舅，你爲甚麼不去蒲葦村看外婆？」

「……」這中年人望着水中的八牛，不作答。

八牛上了岸，光身爬上坎到樹下，船主身邊來，他投降了。

「你哪去有事罷，我在這里看船。你哪去，我等。今天還早，聽有雞叫，剛半日哪。」這時聽到賭博那一邊又嚷起來了，把錢借得的一個漢子，扳了本，到八牛處退錢來了。八牛接了錢，仍然是先前那一元，他仍然交給了船主，舅舅你哪收下，我不要了。」

船主接了錢，暫時也不塞到板帶中去。因爲這錢重複退回，他的心稍稍活動了。他覺得就到蒲葦村去看看再說，重複到船上，把一些從×

×市上買來的東西，爲老姑母捎去，他戴了一頂草帽，攜了一個貯酒大葫蘆，爬上岸一句話不說，沿河走去了。

他到了那姑母家中，那老人還正在做麻線，地下一堆小竹筍，一大團麻，老人面色如昔，家中光景全如往日，放心了。他於是把送來的東西取出，喝着老年人特爲備置的野蜜茶，坐到堂房中大椅子上。這時來了兩匹小花豬，哼哼唧唧走近身邊來，像與他認識，把身子擦着椅腳無意離開。他又望了一下老年人氣色，覺得在這里，與××黨是無關係了，才安心再喝了一口茶，味出茶的香味來。

因爲豬，他先同老年人談××市的豬價，他只知道××市豬肉值錢，却不知道一隻豬到××市去要上多少稅。

「路上好！」

「平平安安，托老人家的福。」

「八牛好！」

「也托福。」

「他媽上前天還到這里來，告我說爲他八牛看了親，要他自己去，是火窖場燒客人女兒，十八歲，有三百吊私蓄。」

「是眞事情嗎？」

「怎麼不眞，人家好閨女，各樣事在行，只有八牛這小子才配！」

船主想起先一時與八牛的衝突了，却問姑媽：

「他媽在不在周溪？」

「這幾天總在，她告我，三多有病，請了巫，還愿，用了十三吊錢，仍然發燒發寒。菩薩不保佑人，無法子想。」

「你老人家聽不聽人說過康村有……」

「全知道這事！捉了兩個，聽說捉到城裏就殺了。是好人家兒女，仍然殺了。他們排家去說，把你錢票交出來，把紅契交出來，把借字交出來，好讓我們放火燒。不交出將來燒房子。這些人先是這樣說，沒有人聽，到後兵來了，捉到團上去打得半死，再到後就殺了……」

相去還只七天，地方就變動到這樣，船主是料不到的，并且還只幾

天的事，自己還以為是知道這危險頂多的一個人，誰知如今聽到這老人，說到××黨時，也就很像很熟習這些事的本根，顯然在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了一種動搖，再過一月半月就會全變了，他於是乎來同老人商量，處置這兩罐子銀錢的事。老人以為頂好不要挪動，事情就穩穩當當，不怕變動。然而他意思呢，沒有決心，不知道將怎麼辦好。到這時，凡是一個有錢人的窘處他也嘗到了。

談了一陣沒有結果，船主走到村中賣酒處去買那二百六的燒酒，掣了葫蘆到賣酒處去，酒店恰恰關了門。他到另一個賣酒處買了五斤酒，掣回到姑母家中來，很詫異的說：

「怎麼聚福關了門，也無人知道這事。」

「怎麼，關門了嗎？我的天！」

說着，這老年人眼睛就紅了。因為她有三十七塊錢存放在聚福處，平時誰也不告。她這時得到消息了，出於船主意料，猛的放下手中麻線球，就跑到街上去，這船主本跟她走到大門前，看這老年人要做些什

麼事，忽然一想，不走了。他目送那老年人忽忽的走去，儘那老年人影子消失到大樹後了，就回身來到這老年人房中，伏到床下去，查看磚土痕跡，看他所留下的暗記有無變動。床下土霉氣撲鼻，他也沒有關心。到看過了，還是現前樣子，站起身，兩隻手掌全是土花，他拍着土放了一口氣，像做過一件大事，臉上汗也出了。這時聽到遠遠的有人喊着自己的混名，聲音又像是船夥的聲音，他就走出門去，站到籬笆缺處打望。

當真是船夥之一，氣急敗壞的走來，來的急促，竟像走過五里路，氣也不會換過一口，從斜籬笆處見到了船主的上身，遠遠的就大聲說道：

「老板，快回去，死人了。」

他無目的的說：「死了麼？」

那人就同樣無目的的說：「完全死了。」

他聽到死了人，也不問是誰死，爲甚麼死去，就不顧一切，離了姑母的家，空手的跟了船夥向康村大路走去。到了半路，因爲天氣熱，非到樹蔭下歇歇不成，所以脚步才慢了一點。到這時他記起死人的話了，他問

船夥：

「什麼事情？」

「洗澡。」

「誰？」

「八牛。淹到水裏，半天不見起來，夥計下水去看，一隻手攆到石碑，他摸魚，石頭咬他的手，一切完了。」

船主聽完這話，又把心拉緊，本來已把一個賣甜酒的人，送來的一碗糟接過手喝了一口，把碗一放就向康村跑去了。

一切顯然是完全無望了，來去是十里！船主到了地，八牛的屍身，已爲人從水中拖出，擱到了岸邊的樹下石板上了。屍用樹葉墊着，屍旁邊了一些人，那從廠上回來的喜保，腰邊還插了一大把領石子的竹籤，正蹲在八牛身旁施行手術倒水。然而船主一看，就知道已沒有救了。他把眼光一一的望船夥，各船夥皆啞然喪氣，張口無語，贏了錢的呢，肚前的板帶高懸走動時就聽到錢的聲音。他又走到船上去。他又走上岸。完全

沒有主意，只彷彿是做夢，因為水還是平時那樣的流，太陽已拉斜，山上敲石子的聲音帶着石工唱歌聲音，也并不同上半天情形兩樣。他痴痴的站到河邊，就想起先前的事來了，想起要錢，不送錢，於是吵嘴，於是下水洗澡，於是……

他這才記起老姑母一旁挽麻一旁說八牛的親事，聚福倒了店，關了門，姑母的慌張，自己從床下爬出，聽着喊他的聲音，同樣慌張的走來，到了夜裏，留一船夥守船，三個船夥丁字拐形式，用船上蓬索，用扛石子的長扁擔，把爲破蓬布裹身的死八牛抬到蒲葦村裏去。喜保擎了一段廢竹纜，點燃着當燈引路，船主携了一捆紙錢跟在後面走。大家沉默的成一隊，不作一聲，船主一面走路一面想這一天的事情，他不忘記最先是想到××黨作這悲劇的起始。

這船主，有兩罇洋錢，一個得力的欄頭的水手；洋錢是死東西，他擔心這錢會終有一天要失去，這仍然睡在那里不動，却不料到太陽一落坡，就得把一個好好的活人送到蒲葦村去埋到土裏。請想想，這突幾怎

樣處置那死者的母親同外祖母呢？不過說到這件事，自然是要一陳罷了。鄉下的婦人，眼淚容易流，也容易止，過一陳，自然就會慢慢的把這事情忘記，所以這裡不再說及這事了。

因為這事情的發生，這船重復把石子裝到××市交卸時，誤時了一天。在無論如何解釋爭持下，這船主還是被扣去洋三元，在八牛方面船主又損失了將近十元，這事情，就在這賠本意義上告了結束了。

船重到康村時，本來下了決心的船主，是要把這兩罇銀錢運到××市去的，但一靠岸就聽到吹喇叭聲音，康村住了兵，太平無事了。船泊到原處，船夥仍然上岸去賭錢，這船主，就坐到後梢看水流。河水湯湯的流去，彷彿水中有八牛在快樂天真的拍水游泳，日頭落山，天氣慢慢夜了下來，升了圓頭的喜保，把濕柴放到鍋灶裏去，側臉吹着火，烟子成縷往上竄，又即刻被風吹散浮到河面如奶色的霧。船主覺到淒涼，第一次作着孩子的行為，上次沒有流過淚的眼，如今却潮濕了。

夥計上船了，喜保向贏了錢的船夥之一，作着只有水手們才能作

的打趣，說：

「把你贏了的錢買點紙燒給八牛，八牛保佑了你。」

這人吃過飯，就當真買了兩斤紙錢放在岸上燒，大的紅光照到水面，大家望到這火光都無言語。

夜

她在房中。

把衣服脫了，襪子脫了，換了一件薄薄的亵衣，換了一雙拖鞋，坐到床邊想四點鐘以前的事。但她不許自己想這件事。小茶几上放得有紙烟，她劃了一根火柴，吸了一枝烟。烟拈到手指間，吸了一口就又不吸了。把紙烟擱到烟灰碟裏去，站起了身，到臨街的窗戶邊去，試把窗推開。窗開了，外面的風吹進來了。她站到四層樓窗口望到下面靜沉沉的街，爲一些無言無語的懸到空中的燈所管領，沒有一個人走路，沒有一個車夫也沒有一個警察，覺得街完全是死街。彷彿一切全死了。她又望對街高樓的窗口，一些同樣如自己這一邊透露着一片燈光的只有三處，有兩處是同自己一樣生活的同伴們所住，才從舞場回來，沒有安睡，另一邊，則從那燈光處窸窣地傳着一種擊打的聲音，這是一個鞋匠。這鞋匠，

夜

日裏睡覺晚上做工，在太陽下他常常晒着他的成績，掛在那窗口大釘上，因為這樣，所以她知道他是皮鞋工人。望到冷清清的大街，她先是有點害怕，到後聽到遠處有一輛汽車跑了過街，汽車因為街頭無人，速度激增，飛快如一枝箭。汽車過去以後，她悄然離了窗口，仍然坐到床邊了。她仍然得想四點鐘以前的那一件事。

……這樣想，是默子的默想罷了！

她又吸煙，且望桌上陳列的那從中華照相館新攝成的自己的舞姿。那身上每一部分，每一屈折，皆露着一種迷人的年青的美麗的照片，自己看來是比別人並不兩樣，有些地方熱視以後，是能使心上燃燒一種情緒，彷彿對這照片是應當生着妬嫉的氣的。她捏着那相片，像一個男子的姿勢，把她捧在胸前，又即刻把她用力摔到屋角掛衣處去，她仍然爲這美的身材憤怒了。她應當責難自己，在一些苛細的失度上加以不容讓的瞻視，而那天生的驕傲，又將在袒護意義上找出與端嫻在一處的結局。她不能如其他人在生活上找尋那放蕩的方便，然而每當她

一從鏡子照到自己的身影，一看到自己的相片，便認這苗條的軀幹的自珍成爲一種罪惡。她做夢也只是需要生活上一種屬於運命那樣的突變，就像忽然的、不必經過苦惱也不必經過另外一個長久時期，她就有了戀愛，不拘她愛了人，或人愛了她，總而言之很突然的就同在一處。經營那共同生活了，在一些陌生的情形中做着縱心的事，她以爲這樣一來自己就不會再有時間的剩餘來責難自己了。不過做這樣夢的她，的爲人呢？是完全不適宜於放蕩的。外形與內心，在同輩中，皆有着君子的雅號，她的機會只是完成這稱謂的意義，所以在誰也不明白的波濤中度着日子，這時仍然是獨自一人。

……這是默子的事，真不行！

她想些什麼事？沒有誰明白的。她覺得若來服從自己的野心，那末早晚有機會將嘲弄自己成爲默子的一時。凡是近於默處，自然也就是許多人平常作來很簡單的事，一些不與生活相熟習的。野心把自己靈魂高舉，把心上的火點燃，這樣的事而已。她是雖然彷彿一面把這火用

脚躍想，一面從幕的一角還仍然望到那驚心動魄的情形，深深願意有一種方便把自己擲到那一面陌生生活中去的。

四點鐘以前有那樣一件事。

在參加都市生活之一種的一個跳舞場中，時間還早，沒有一個來客，音樂第一次作着那無聊的合奏，同伴們互相擲了手跳着玩。生活開始了。她仍然如往日那麼穿了她的花衣，肩上撲了粉，咬着嘴唇上了場。兩分鐘過去了，第一次休息到了，她退下來坐到那原來位置上，理着自己的髮。這樣時節坐在並排挨身的兩個同伴說話了。

其一道，「他怎麼說？」

另外的人就說：「他說是的，他就是你所知道的那個，那是我的朋友××，你看他不漂亮麼？我就望了那年青人一眼，白臉兒郎說是××我倒不甚相信。但他坐到那座位上，望到我們的跳舞，似乎聽到朋友在介紹他了，視視靦的笑，女孩子樣子手足偻促，我明白這不會錯了，得凌的介紹，我同他舞了一次。」

其又說「到後你親自問過他沒有」

「問過的。我說，××先生，你怎也來這些地方？他很奇怪我這個話。他就說，你認識我嗎？我說我從大作××一書上認識了先生一年了。他聽到這話把步法也忘記了，對我望，我不知道他是爲甚麼，他就忽然如不有我那種樣子，仍然把頭低下很幽雅的跟着琴聲進退了。」

第一個聽到這里就笑了，她說，「她不懂你的意思。」

「怎麼不懂？他是不相信這句話。他以爲這是故意說的，本來是很高興，聽到這話反而覺得跳舞場無聊，所以他只跳一次，到後就要那朋友陪他回去了。」

「你怎麼知道這樣詳細。」

「我到後聽到他朋友密司忒說，他說他不相信一個舞女懂得到他。」

「臉白了的年青人都是這樣，過兩天再來時，你看我來同他……」

樂聲一起，舞女全站起了身，仍然互相搭配對子在光滑地板上把皮鞋跟擦着，奏樂人黑臉如擦了靴油，在暗紅燈下反着烏金的光澤，穿白衣的堂倌們在場上穿來穿去，各人皆如莫名其妙的聚到這一間房子裏，作着互相看來很可笑的行動。這時在外面，就有人停頓在街頭，從音樂中如上海作家一般的領會這房子裏一切異國情調了。

約莫有十一點半鐘那樣子，從樓下上來了三個人，三個人在樓口出現，到後是就坐到與舞女的列很相近的一個地方了。這樣一來什麼也分明了，她見到那兩個同伴之一同初來的客人之一點頭，另一白臉長身的清瘦臉龐的男子也向女人稍稍打了一個招呼。他知道剛才同伴談話所指的××是誰了。

她痴痴的望到這年青人，把一切美觀處皆發現殆盡；她想若是機會許可，在樂聲起處他若會走到她身邊來，那今夜是幸福的一夜了。

她不知如何，平常見過許多美男子，全不會動心，今夜卻沒有見這人面以前，聽到那同伴說着，羨慕着，自己就彷彿愛上這不相識的男子

了，當她已經明白這新來三人之中一男子就是女人所說的男子時，心中便起了一種騷擾，不能安靜。她也不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提出制止這不相宜的野心的方法。她只想，音樂一開始，這戀愛便將起一種變化，她將

「除了心跳，接受這扶持，沒有更完全的所想到必需作去的事了。」這樣想着，過了一會兒，音樂當真開始了。她極力的鎮靜自己，看這三個人如何選擇他們的對手。然而三人中只其餘兩人，把先前說話那兩個女人接着作却爾斯登舞，其他一男子却仍然坐到原處喝紅茶。

她的一個同伴被一剃頭師傅樣子的人帶去了，她也坐到原處不動。她坐到那里不知顧忌的望男子這一方，男子似乎也注意到了，低下頭想什麼事，那麼不再把頭抬起，她感到心上一種安慰。因為一面是那麼靚麗，一面就像非大膽無畏不行了，這平常時節為同伴稱道的君子，這時的心，更頑固不移了。

音樂奏完了一曲，燈光恢復了一切，人各就了座，那另外兩個男子

一歸座似乎是在問那男子爲甚麼不上場，男子不做聲，望着座的另一端舞女的行列，遊目所遇她以爲男子特別注意到她。她把頭也低下了，因爲她見着男子的美貌，有點軟弱，自慚平庸了。男子似乎在說明他如何不舞的理由，但她耳邊只噤噤作响，却聽不真那男子說的話是不是與自己有關。不過在那附身的兩個女伴，却說着使她非聽不可的話。

其一說：「××今天真好看，你看那樣子。」

另一個說：「凌同你說了些什麼。」

「他說今夜是他把××拉來的，所以不舞。」

「你不是說你有辦法麼？」

「慢慢的來罷。你以爲他不是男子麼？凡是男子都會在一些小小節目上到女人面前醉心，這話是××說的，他自己說的話是自己體念得來，你看我使他同我跳舞。」

「你今天爲甚麼不穿那黃衣。他是愛黃色的。」

「男子在衣服顏色上只能發生小小興味，還要有另外的……」

那曾經說同過男子舞過一次的女子就笑了搖着同伴的肩說「看你有什麼另外的使他動心。」

「我不敢包，我總不至完全失敗。」

「是不是下一次要凌爲你說，他必定不好推辭？」

那年長一點的，就更忍不住笑了，她說，「這樣行嗎？這是頂蠢的事了。要來，自然還要有另外的機會。」

「說這機會當在……」

「機會說得定麼？」

兩人就不再說了，互相拉着手，眼睛却全望到男子座位這一邊。

男子們像正在說一件故事，由凌姓述說，笑的事三人全有分。事情很壞的，是在笑中她也發現了他使她傾心的一點，她一面記起了女伴所說的話，感到一點無聊，因爲自己是像在完全無助無望的情形中燃着情熱的火，只要那說過大話的女人，一同那男子，擠在一處，這事就全無希望了。

時間還早，除了這三個男子以外還沒有二十個人在場，所以當燈光復熄音樂開始時，她仍然沒有爲誰拉去，而那白臉男子，也仍然孤子的坐在那里，把肘撐在桌上，端然不動，又略顯憂鬱的情調把視線與舞衆離開，把頭抬起望天花板上所飾成串的紙飄帶。

她默默的想到這男子，她彷彿很知道這男子寂寞，而又感於無法把自己使男子注意的困難。然而在男子一方，却因爲女人兩次的偶坐一隅，不肯上場，似乎有一種無言的默契了，他在一些方便中也望過了女人多次。

她見到那說過大話的舞女，故意把身宕到近男子坐處前面來，用極固執的章法把眼睛從靠身男子的肩上溜過，來對白臉男子送情，男子却略無知覺的注意到另一處。那女人的失敗，使坐着無所作爲的她心上多一重糾紛，因爲她是不是終於也這樣失敗的未知，却與敵人已經失敗的滿意混合在一塊了。

重復到了休息。她望到男子的面，另外兩人坐下以後，似乎在指點

場中所有的舞女，一一數着，却在每一舞女的身上加以對那男子「不合式」的質問。那男子不點頭也不搖頭，靜靜的隨了朋友的手指看過在場舞女一遍。到後仍然無目的的微笑着。

男子微笑着，她却把頭低下了，她的心這時已柔軟如融化的蠟。

.....

第三次，出於她意料之外，那男子，忽然走到她身邊來了，很幽雅的紳士樣子站在她面前，她惶恐的稍稍遲了一會，就把手遞給了男子。

仍然很沉靜的，默默無聲的在場中趁着音樂，末了互相一笑，微微的鞠躬，他塞在她手中的是舞券五張。分手了，各坐到原來所有的位置，他們又互相的望了一會。

這樣，第四次開始了，女人不動，男子也不動。

第五次他們又跳了一次，仍然是舞券五張。

第六次.....

他們各人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話，一共舞了三次。

夜

那男子與同伴走了，走了以後聽到那兩個女伴說男子是住到×××九號，關於男子，她所知道，只此而已。但僅僅這樣，在她就已够增加這心上騷擾了。

爲了那似乎很新穎體裁的沉默行爲，她經過這男子三次照扶，儼然心被這男子攔走了。直到散場她沒留心過另一男子，雖然此後還來了一個對她極傾心的中年商人，用着每一次兩券的方法同她跳過四五次。她在場上想的是什麼時候就到×××去找那男子，回到住處，她仍然是這樣想。

說是欺子才這樣辦，就是她想到這時去×××，借了故說是有緊要事會××。她只要見到這人，就不說話，一切事不必解釋也明白了。這時節，××應當睡覺了，應當因爲記起夜裏的事不能安睡，這應當像她一樣，一顆心，失去了平衡，對了燈作者很多可笑的估計，她又這樣的想，且若在這些事感生大的興味。

她所得於男子的印象如一圈月光，雖毫無聲息，光輝所照竟無往

不透澈如水。

因爲久久不想睡覺她始覺得今晚上天氣特別悶熱。

像是忽然聽到落雨了。像是平時落雨情形，汽車從大街上溜去時，驟的拉着一種極其蕭條的長聲，而竄開很近地方，鐵水管中就有了積水嘩嘩流着的聲音了。她擔心到××那人在街上找不到車將在雨中走回家去。

她彷彿聽到有人從下面上着樓梯，柔柔的皮鞋聲很像陌生，就心想，莫非是××？是××，則無疑是從別一處探知了她這住處，特意來看她了。來人果然就在門外了，她忘記是門已向內鎖好，就說請。門一開，一個穿了黑色雨衣把領子高聳戴着墨色眼鏡的漢子已到了她面前。她從那雨衣裹着的身體上，看得出這人不是惡人，就說，「甚麼？」她意思是向來客，想知他是甚麼人因甚麼事來到這里。但男子不做聲，慢慢的把帽子從頭上除下，其次除了手套，又其次才除去雨衣。她

看得出他是誰了，歡喜到說話不出，忙忽忽的握着了男子的雙手，把他拖到一個大椅上去坐下，自己就站在他面前慈笑。

過了一會，男子又把眼鏡也除去了，眼睛一去男子的美眼流盼，她幾幾乎不能自持了，她這時恰想到在舞場上那另一女伴的失敗，不敢將態度放蕩，就很矜持的擎着烟獻給男子。男子把烟拈到手上却不吸，她爲他擦了洋火也仍然不吸。

「吸一枝不行麼？」女人她這樣說着，乃作媚笑。見男子把烟已經放下，望到那雨衣滴水到地板上，她就又說道：「××先生，今天這樣大雨，想不到還來到這地方。」

她以爲男子不會說話，誰知男子却開了口，說：「外面雨好大。」

談到雨，上海的黃梅雨，北平的一年無雨，與廣州的日必一雨，皆說到了。

從雨說到跳舞場，從跳舞場說到舞女，舞女說到戀愛，戀愛說到了男子本身。說了半天她才知道他的無聊，但她從他精神上看，看出無聊

只是往日到跳舞場的事，這時可完全兩樣了。

這男子具有一切有教育男子的長處，在恭維女人一事上也並不顯着比他人愚笨。凡是他足所旅行到的地方，口都能找出極有詩意的比譬，減去了她的驚訝恐懼。她就清清楚楚的看着他怎樣的，在一個男子的職分上施展着男子的天才，心微微跳着，臉發着燒，儘他在行為方面做了一些體裁極新穎的事情。她一面迷糊如醉，一面還隱隱約約聽到屋簷流水的聲音，她還想着，這雨，將成為可紀念的一種東西了，另一時想來這雨聲還會心跳。

這夢隨了夜而消失，一去無踪。她醒來房中燈作黃光，忘了關上窗戶的窗口，有比燈光為強的晨光進來了。她還不甚分明，把床頭電燈活塞開關拿到手中，熄了燈，仍然躺在床上。

過了一會有一個人騎自行車按着鈴從馬路上跑過，她記起落雨以及與落雨在一處的事情了，赶忙到窗邊去望，望到街上的燈還不會熄，幾輛黃包車很寂寞的停在路旁，地面乾乾的全不像夜來落過雨的

樣子。

石子船

她閉白了。舞女的生涯白天是睡，如今是睡的時候，她就仍然倒到床上去，把臉朝裏面，遂用手搗了臉。

到夜裏，她將仍然穿了繡花的絲綢衣裳，修眉飾目走到××舞場陪人跳舞。

$$\begin{array}{r} 320 \\ 360 \\ \hline 720 \\ 360 \\ \hline 1080 \\ 2880 \\ \hline 3960 \\ 16200 \\ \hline 20160 \end{array}$$

還鄉

我很無聊的在船上過了四十天。……

忽然，船已到了辰州關，一排船，完全照秩序先後泊定到稅關碼頭前，一些嘈雜聲音把我驚醒了，我就扒出艙外來看熱鬧。

十年來的稅關還是現樣子：河邊仍然是長旗，仍然是高的石檣，仍然是廟門大匾，仍然是繫遼船的大棕繩。……一切如昨天。就是坐在那高岸石欄干上的兵士，也仍然還是在那里很悠閒的唱着軍歌。這使我歡喜極了。

我想上岸去，因為離這地方太久了。十年來好像已經完全忘記了這地方，但一到眼前，却又恢復以前一切記憶了。我想上岸到那稅局門前去看看，是不是還有賣糕的人。我想看看是不是還有人在亭中打盹。當年軍隊駐防到這地方時，我是無日不到這岸邊大石板路上玩，看來

去船隻爲樂的，如今是十年了！這時我坐的船因爲後到，不能直傍岸旁，我就從別一隻船沿上走近岸邊去。我很小心從這一隻船躍過那一隻船，我同時還可以望到這些船上住在艙中人吃大烟情形，這也是從前的一種姿勢。不到一會我的腳就躍到岸上了。

我要找我那些熟習的舊地方，就向稅關衙門那大路上走去。我到了街上，從一些人身邊走過，那些人身上的氣味我就非常熟習了。我又進到一個雜貨鋪看了一看，買了幾個錢草紙，兩百錢冰糖，那生意人拿錢在手上數着，把東西包好給我時，對於主顧也像全不驚訝的。我又走到一個屠案桌邊去看看賣肉的情形，看那大南竹筒的錢筒，那大砍刀，那鐵釣，那貼到牆上的大麻蒼蠅，有很久時間我才離開那個地方。

誰相信這是十年的時間了呢？……

我看到有些小小新屋似乎足近年才有的，然而街上大體的形勢，一切還是一個樣子，總好像並不改變多少。我小心把這屋的數目算過，也像完全不錯。……

我抱着極大的興味在這街上走着，慢慢的像一個遊覽羅馬古跡的旅客，對目前的一切加以一種詳細的注意。每一個人我都似乎同他很面善。每一個人的聲音我也像極其熟習。走到了近城的地方，我望到一個賣鐵器的鋪子了，我想起了我的舊事，有進到裏去看看的必要了，就進了那鐵器鋪的門。

這一家鋪子裏各處仍然是各樣鐵器，耕田的零件，船上的零件，釣魚鈎，小刀，鏈，鑽，以及那些鋼鏢。那老掌櫃一頭的白髮，低了頭在用鐵整理一個鋼鏢。這就是我所想見的老人，而且這鋼鏢，也就是我往年想成一武士日不離身的鋼鏢！我不做聲望望這一個屋子裏的一切。那老人把頭一抬，見到有人了，用着那宏大嚇人的聲音說道：

「要什麼。」

「嗨，你不認識我了，大伯！」

他奇怪了。望了望我的身上，好像實在想不起我是誰了。但他因為見我稱他大伯，就用那做生意人神氣說道：

「認識認識，請坐請坐。」

我就坐到一個大鐵墩上了。這人還是在記憶中數着他所認識的人，然而時間太久，近十年的事，他實在想不起我是誰了。我見到他失望了，我說：

「我來買鏢，多少錢一枝。」

「要鏢嗎？這有什麼用處。」

「有用處，我學打鏢。」

「學打鏢嗎？」

「我會打殺虎鏢，用烏銅作尖，泡藥，見血封喉。」

我說的話完全是舊話。這話是他當年傳給我的，我還不曾實習，但記到這名詞，這時有用處了。他聽到我這話，閉了一會眼，忽然一睜，樣子變了。

「嗨，」他笑了。他年青了。我已經居然被他認識了。「你是小副爺，你是小副爺。」說了他就。用着那有毛的瘦手來擒我。這就是往年的章

法把我請到臺台裏去。坐到錢桶上面。烟來了。茶來了。瓜子來了。他仍然這樣親熱的把我款待。我們倆先是一句話不說。我知道他喜歡的已近於發瘋了，我就覺得這老人很可憐。過去的事在他心上燃燒，所以他年青了，他對我不轉睛的望，使我感到小小的拘束。這獨身的老人，他想不到我還來這裏望他。他大約沒有一天把我忘記過，所以這時一見到我，快樂得成小孩子了。

坐下後我們談話，先談我的事。互相用着那彷彿家人的親密招呼，他照着習慣一面談話一面扭拳打自己的腰脰。

「才到嗎？」

「船才到關上，因為想起你，所以先上岸了。」

「你呀，從什麼地方來？」

「來得遠了，從京裏來！」

「從京裏來，是到馮玉祥手下嗎？」

「不是。」

「吳佩孚嗎？」

「不是。」

「……」他只用眼睛望我，似乎不相信我還能答出另外一個人的名字。

我就說：「不是軍隊。」

這老人除了知道這些名字，大致還知道孫文、賀龍、張飛、黃天霸，以及董局、共產黨、財政部。他以爲一個人做事總就是爲這些人當差，到這些地方拏錢，所以我說不是在這些人都下時，他就很聰明的轉了方向，問我是不是到京裏 財政部做事。我仍然說不是，他就有點驚訝了。

我說：「我不到軍隊裏了。」

「不到軍隊也不到那裏嗎？」

「也不到。」

「你是做局長了。」

「我不做官，人不中用，他們全做官了，我是一樣事也不做的。」

他在心上付度了一下，把我這話玩味一陣，又把我身上的衣服看看，忽有所悟似的點着那大的頭顱。他就笑。他勸我吃瓜子，好像很老成的在計畫一件事情。吃了一點瓜子，他又問：

「來一點酒好不好？」

「不能喝酒了，人身體不好。」

「我是每天還得吃四兩。試一試我的藥酒好不好？」

我本來不喝酒了，因為這老人的誠意，且說是他的藥酒，爲了從酒上可以勾起往年從這老人打拳打鏢的舊時情懷，我答應喝一小杯了。他於是把酒從「小小磁罇」中傾出一小杯，我試喝了一口酒，味道極甜，但彷彿極烈。我知道這酒是可以喝的，就又喝了一口。看到那發光的臉，我問他：

「近來吃得肉麼？」

「不大行，因爲人老了，……你呢，打不打拳？」

「忘記了，因爲無空閒。」

「事情是忙嗎？」

「也無甚麼事，不過打拳打鏢像那種做小孩子的事是不能作了。」

「太太呢？在船上嗎？」

「討不起，還是一個人。氣運不好，你看我臉色，不是很壞嗎？」

「不要緊，不要緊。」他就把身子就近了一點，仍然像往日一樣，把我的手捏着看手相，看了一會，點點頭，若看明白了我這十年來的種種。到後他把聲音放低，做着儼然默契的神氣。

「小副爺，這裏前一陣很殺了幾個！」

「還殺人嗎？」

「嗯，全是年紀青青的，還有兩個女的，一個十八歲，一個十五歲。」

「做什麼事？」

「嗨……」他就笑，好像笑我裝不懂，而早已爲他看透那種樣子。我實在還莫名其妙。我想難道沿河不消靜，有年青人被土匪殺死

的事嗎？

我又看看這老人，這老人見我望他，就同我作着那會心的微笑。我不明白他爲甚麼這樣子對我。他那神氣還是「什麼也瞞不了我」的神氣。

我不做聲了，很納悶。

他輕言細語的說：「小副爺，小心一點，你到街上走恐怕有人要……我知道你是……」

這才真是怪事情。我愕然了。我還不曾注意到他「知道我是……」那句話。

「怎麼樣？地方有變動嗎？」

「我告你，他們捉到就殺！」

「爲甚麼？」

「說你們也殺人放火。」

「甚麼人說的？」

「都是那麼說。他們說……，你不就是共產黨嗎？」

我明白他所以低聲勸我的好意了。這老人以爲我是從下面派來燒房子的人。這疑心的根就生在因爲他問我既不在軍隊服務，又不在那裏當差那答話上面。且他望到我一身衣服，有點奇怪，就以爲這決對是共產黨了。他一番好心的來告我殺人的事，我明白了這好意以後一笑，他還不甚放心，仍然有話。他見我一笑還以爲話已說穿不必遮掩了，他說：

「要小心一點才行。」

「我什麼也不是，明白了嗎？」

這人張大了眼睛對我望，因爲他說話的聲音是極輕，而我說的話却像有意把聲音加重。他爲我這不忌諱的氣概所懾，一句話也不說了。我想起爲甚麼我竟會被懷疑爲共產黨，知道這地方的其他情形是怎樣了，我就覺得有點寒心。我問他這地方的軍隊是誰駐防，他告我是一團姓曾的旅長，不久才移防來到這裏。我問他這旅長名字他不知

這只要我到街上去看看告示，這鋪子外面就正有貼告示處，我就走出去看了一會告示，結果仍然還是只知道道旅長姓曾。到後我就問他爲甚麼會疑心我是共產黨，他答復不出，大致這樣人可以當共產黨，是中國各處地方很普遍的事，這老年人也很看了幾回，所以就爲我擔起心來了。我於是來爲他解釋我的生活，說了半天。

我從他口中知道了許多事情，我才明白街上一切雖仍如昔日，老人的鋪子也仍然還存在，但有許多地方這時代真是大變了。

到後我與這老年人離開了。我拿了一枝尖齒塗有金漆美麗奪目的鋼鏢，作爲紀念，這老人一個錢不肯接受，我也只得道謝了。出了那店鋪，我仍然到我從前所熟習的街上閒踱，不知不覺就走到城邊了。城洞前有兵士兩個，分立在那裏，樣子非常閒散，我忘了我的身分，堂堂的進了城。事情是沒有能够這樣容易，因爲我的衣褲不像一個本地人，我被副爺之一用槍擋着了。他不許我走，有話要問，有事情要作，我從前做過的事情，熟習極了，這意思是要搜索一下，看身上有無烟土，這自然還因

爲這樣一來可以免除鵠立的寂寞，所以做崗兵的就做着這樣不討好的麻煩事情來了。我因爲被人攔着了，雖知道這是故事，並且身上也一無所有，但想起剛才那老年的話，且褲袋中那一枚鏢也似乎可以稱爲凶器，所以心上也稍稍感到不安了。

我望到這兵士臉皮嫩極，我問他：「你要做甚麼？」

「你是甚麼地方人？」

「聽聲音，不知道麼？我倒聽得你聲音出，像是××的南城的年青人。」

「那麼，你也是××人了。」說到這裏他已極其和氣，故鄉的聲音使這人的心也柔軟了。

我說：「好像是，我口音不對了，因爲去那地方太久。」

站到那一旁的另一兵士也過來了，這是另一嫩臉標致少年。他說：

「你從甚麼地方來？」

「從京裏來，回家去。」我就告他我是住在××什麼街，且說想知

道這裏駐軍長官是誰

「這裏旅長不認識麼？會××。」

「會××嗎？是××人嗎？」

「他駐府裏衙門。」

「那我就去看看他，我們是老同事！」

這時，兩個年青人，也不再想起盞礮的事了，他見我說是認得他們旅長，且是同鄉，起了一種敬意，不再向我身畔搜索了。

我們就站在那城門口談話。

我問他們是不是還到過文昌閣念過書，他們笑，說並不畢業，就出來作了學兵。……我們正談得很好，一個船上人跑得吁吁喘氣來了，見我在兵士身邊，以為撞了禍，與兵士衝突了，不敢上前。這人看了一會，大約被他看出情形了，才走近身邊說道：

「先生，回去。」

「我要進城。」

「回頭再說，他們等你開箱子查關，遲一點箱子會搥開了。」

「常真嗎？」

這莽撞水手，不能夠再同我說閒話，一把拉起我的膀子就往河街走。我一面跟蹤踏踏的跑去，一面心想大約被人捉去情形也同這一個神氣。不一會，我到了船上，的確確，我的箱子正有一個穿青綢長衫的方臉漢子用鐵籤打着，船主在用他的鑰匙套在我箱上的鎖孔中試來試去。我靜靜的走進艙去，望到這船主額上全是大粒的汗，心中有說不出的抱歉。船主見我已來，如蒙大赦，放心了，站起身來用手拭額上的汗。

那漢子，用很有氣派的口吻問：

「這箱子是你的嗎？」

「這是，先生，這裏面完全是書。」

這人像是不歡喜我稱他爲先生，很嚴重的說：

「開看。」

我說：「這是書，那也是書，沒有別的。」

「你這人怎麼這樣不通靈，難道要我動手嗎？」

望到那聲勢，我不說話了，就從身上掏出鑰匙，把第一個箱子打開。箱子一開，看到當真完全是書，這好品貌的稅關中人先用鐵籠搬，在書的空處亂插，無結果，有點無聊了，又教我把另一個箱子打開。我遵照他所囑咐，又開了第二個箱，儘他看，所有的仍然是先前樣子。箱子一共是六個，除了其一是幾件換洗的衣服，其餘全是書。這人失望了，教我把箱中書全倒出來，要澈底搜。我看到他那神氣，覺得稱呼他爲老爺必能答應，我就說：

「老爺，這是甚麼意思？」

「你很不對，拏這樣多些書！」

「書是送別人的，難道不許帶嗎？」

「快倒！」

我遵命倒了第一箱，滿船板全是書冊，船主看不過意了，代爲求情：

「大老，這先生是讀書人，從京裏來的。」

「再倒！」

我又倒了第二箱，船主人又說道：

「大老，這先生是××人。」

聽到說××人，這大人才仔細望我，他仍然用那使平常人心怯的聲調說話，他向我說：

「是××人嗎？」

我搖頭，不做聲，因為到這時我也有點生氣了。

他看得出我不愉快，神氣，他還想用他平時嚇詐別人的樣子嚇我，說：

「你到甚麼地方去。」

我不做聲，把第三箱書索性倒出來。

「你不服檢查，我要帶你到局裏去。」

我望他他也望我，約二十秒，我低下頭來整理零亂的書，從從容容的神氣使他氣極了。這人就作着也不是同我也不是同船主只是近於

示威的樣子大聲的說不許這船開行

「你爲甚麼要生氣？」我冷冷靜靜的從書堆中站起來問他。

「你跟我到局裏去說，你是共產黨。」

聽到這種說話我只覺得好笑，我先已經從守城兵士方面知道駐此地的長官是誰了，我想這事情很不好辦，不如還是我就上岸去，看看這人如何處治我。我一面還想就借此見見這局長。我想凡是做局長的人，縱不是××地方熟人，但總也不至於如此無理胡鬧了，我就答應他就到局裏去也無妨。這人在氣下，也不再加以考慮，一把拉着我，我就隨到這人上衙門打官司了。

到了稅局我坐在一個用申報紙裱糊的門房裏，許多局丁在窗下望我，那個人大約是已到上房稟告長官去了，我心中稍稍着急，因爲恐怕是這局長不在衙門，我還不知道要拘留在此多久，使船主人放心不下。

事情很巧是一個說××地方話的局丁進到我的房裏來監視我。

這是一個中年人。他自己坐到一旁吸煙。吸了一會，他才開口，問我爲甚麼不服檢查。

「聽到聲音我就知道他是同鄉了。」

「你是××人嗎？」

「是呀。」他答應了，對我很驚異，因爲我的聲調同他是一個樣子。我即刻就說，

「我也是。你們局長是誰？」

「局長張××，旅部的參謀長。」

「是張××！」

「是。」

「你局長不在這裏？」

「才來，稽查上去報告你的事去了。」

「他告我甚麼？」

「他說你不服檢查。」

我就問他這裏檢查些什麼，這人大約還不知道有共產黨，說：「稽查是要錢，大約你不知道，衝突了，所以才到這裏來。」

上面，忽然有人高聲喊叫提人上來，不久我即被這鄉親帶上去見局長了。我先以為還得坐堂，誰知是到局長房中去。沒有見局長面之前，我站在房外天井中，看到一個大魚缸，石山上有玉簪花開得動人，缸中有金魚，水極清，還有蝸蚶叫，聲音極好。我聽到裏面房中有人咳嗽說話，不久一個人在房門口問，來了麼，來了帶進來。於是我就被人帶到局長房中了。我站在近房門處，稍稍顯得拘束，這拘束是不習慣那房中空氣而起。

局長在床上靠着吃鴉片烟，那稽查站在一旁。若非那局丁先說這是張某，我是不會想到這個人就是十年前又無用又愛鬧綽號老三的張××了。那局長大人，經過了一些時間，才慢慢的把目光轉到我身上。望到我以後，大約記起了做官的必需的體統，忽然露出威嚴了。

「姓甚麼，從那裏來的？」

「大人，我是到××去的。」

「我不問你去處。」

他說不問，我就正好，一句話也不說了。

「姓甚麼？」這稽查又幫到問，還以為我不明白這局長的問話，一面，不待我回答，他就向局長再來說我不服檢查的經過，只看到這局長點頭，我心中覺得好笑。

「你爲甚麼不服檢查？」他還是那樣凌人的氣概，遇到一個平常人，這時應當發抖了，我却泰然坦然。

「……」我不做聲，笑。

大人有點生氣了，更威嚴了，腰伸直了，睜目對我望着，意思似乎這是在用一種懾服人的手段。我還是默然堅持下去，看他作官的還有些什麼本領，我是一進房已認清這人是張老三了。

默一會，大家全沈默了，我在這時只聽到外面天井裏的螭螭叫。大人變卦了，吼稽查，搜我的身上。我再不說話可不行了。我說：

「大人，你不是老三嗎？你是太威風了。你這對待班長的方法太不客氣了。」

「……」這次應當是他沈默了。

我又說：「你聽你真了不得，做局長！參謀！你預備把××哥怎麼辦？」

他愕然的四顧，如被雷打。他又看看我，我却是一味嬉笑。這聰明人，福至心靈，做了官，記憶並不壞，我的聲音，我耳邊的一粒痣，被他看出，我是誰了。本來是鞋子掉在地下，腳還掛在床沿，他的腳即刻找着了鞋子，走到我身邊，就捏着我的手，把另一手擱到我的肩。

「懣得！是你！你才怪！我竟混蛋混到這樣子了！」

我笑着：「大人認得我出了，好眼睛！」

「好眼睛！你這人，把我當成什麼東西！你不自己上來，一定要我派人抓你來，好主意！」

「你們這稽查大人很不壞，對於過路人真是客氣！」

我已爲這局長讓到床沿坐下了，這稽查暈頭暈腦紫服了臉兒還站在那裏不走，局長這時才像記起還有一個稽查在旁邊。

局長望到這人了，「你媽狗肉，跟我滾出去呀！」

這稽查大人，忽然跪到我面前不顧起來了。「先生救命，我瞎眼了。」牠還碰頭，一味告饒，因爲這人知道回頭還有苦吃。

在先這稽查的聲勢，我倒有方法抵當，這一來可把我窘倒了。我望到這忽然矮了半截的漢子，真爲他難過。本來我還很覺得這人該好好吊到稅局前桅上去打一頓，到這時，見到這軟弱情形，倒開口不得了。

這漢子，見我無言語了，又用膝走向局長，請求開恩。局長却生氣虎虎吼道：

「滾你的，不要在此胡鬧！——來人，把這渾蛋吊起，回頭送到旅部去。」

外面窗下已有不少的人在屏息潛聽，聽到局長生氣喊人，大家就在外面鳴的同聲答應着。過了一會進來一個馬弁模樣的青年扶了那

漢子出去，到那漢子出去以後，我才能過細的望到房中一切陳設。

我一面喝茶一面看壁上的字畫，局長把烟膏用銅籤蘸着向燈上烤，聯聯的响，我又望到他燒烟，覺得我是置身到一個新的世界中的人了。因為外面天井中蝸蟻的聲音，把年青時節的舊夢勾起，我想起這局長往年無賴的故事，就彷彿我如今只是做夢，稍過一陣我就會仍然是住在上海租界上亭子間流汗寫兩塊錢一千字的人，不由得輕輕嘆了一口氣。

說了無數的話，瓜子呀，茶呀，點心水果呀，來了一堆。到後我就跟到這朋友到旅長衙門了。見過旅長了，這朋友先是不說出我的姓名，也儘這做旅長的人猜，到底旅長不比局長頭腦，還不必我說話，稍稍出了一會神，就認出我是誰了。

我們於是就又照例的握手喝茶吃點心，在極其歡暢的空氣中談了兩點鐘。他向我說他今天太歡喜了，擺酒接風，把同鄉故人一起請來，我在七個老朋友中間坐着第一位，這中間有兩個人據說是因我來才

閑的酒戒，我雖然不能喝酒，也就不能辭今天這一醉了。

在第二天醒來時，我睜開眼睛，原來睡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好好的六個箱子作兩列疊起在床頭，房中小桌上安置有一個乳白色素燒磁瓶，瓶中插得是兩枝玉簪花，及一枝秋蘭，我以為這仍然是夢，就仍把眼睛閉上，等候這夢醒回。

漁

七月的夜，華山寨山半腰天王廟中已打了起更鼓，沿烏雞河水邊捕魚的人，携着背刀，各人持火把，灑河佈了罾盤。

各處聽到說話聲音，大人小孩全有。中間還有婦人銳聲喊叫，如夜靜聞山岡母狗叫更。熱鬧中見著沉靜，大家還聽到各人手上火把的爆裂，仿佛人人皆想從熱鬧中把時間縮短，一切皆齊備妥貼，只等候放藥了。

大家皆在心中作一種估計，對時間加以催促，盼望那子時到來。到子時，在上游五里，放藥的，放了通知炮，打着鑼，把小船在灘口一翻，各人細水 upstream。所有小船上的石練藥油枯合成的毒魚藥，沉到水中，與水融化，順流而下，所有河中魚蝦，到了劫數，不到一會，也就將頭昏眼花浮於水面，順流而下入到人們手中了。

去子時還早，負了責任，在上游沉船，是弟兄兩個。這弟兄是華山寨有名族人子弟之一脈，在那里，有兩族極強，屬於甘家為大族，屬於吳家為小族。小族因為族較小，為生存競爭，子弟皆強，梁如虎如豹。大族則族中出好女人，多富翁，族中讀書識字者，比持刀弄棒者為多。像世界任何種族一樣，兩族中在極遠一個時期，中在極小事情上結下了冤仇，直到最近為止，機會一來，即有爭鬥發生。

過去一時代，這仇視，傳說竟到了這樣子。兩方約集了相等人數，在田坪中極天真的互相流血為樂，男子向前作戰，女人則站到山上吶喊助威。交鋒了，棍棒齊下，金鼓齊鳴，軟弱者斃於重擊下，勝利者用紅血所染的巾纏於頭上，矛尖穿着人頭，唱歌回家。用人肝作下酒物，此尤屬諸平常事情。最天真的還是各人把活捉俘虜擊回，如殺豬把人殺死，洗刮乾淨，切成方塊，用香料鹽醬攪入，放大鍋中把文武火煨好，抬到場上，一人打小鑼，大賊吃肉吃肉，百錢一塊。凡有賊氣漢子，不知事故，想一嘗人肉，走來試吃一塊，則得錢一百。然而更妙的，却是在場的另一端，也正在

如此喊叫，或竟加錢至兩百文，在吃肉者大約也還有得錢以外在火候鹹淡上加以批評的人。這事情到近日說來自然是故事了。

近日因為地方進步，一切野蠻習氣已蕩然無存，雖有時仍不免有一二人藉械鬥為由，聚衆搶掠牛羊，然虛詐有餘而勇敢不足，完全與過去習俗兩樣了。

甘姓住河左，吳姓住河右，近來如河中毒魚一類事情，皆兩族合作，族中當事人先將歡喜尋事的分子加以約束，不許生事，所以人各身邊佩刀，刀的用處却只是撿取水中大魚，想不到作其他用途了。那弟兄姓吳，為孿生，模樣如一人，身邊各佩有寶刀一口，這寶刀，本來是家傳神物，當父親落氣時，在給這弟兄此刀時，同時囑咐了話一句，說：這應當流那曾經流過你祖父血的甘姓第七派屬於朝字輩仇人的血。說了這話父親即死去。然而到後這弟兄各處一訪問，這朝字輩甘姓族人已無一存在，只聞有一女兒也早已在一次大水時為水衝去，這仇無從去報，刀也終於用來每年秋魚或打獵時秋野豬這類事上去了。

時間一久，這事在這一對孿生弟兄心上自然也漸漸忘記了。

今夜間，他們把船撐到了應當沉船的地方，天還剛暗黑不久。地方是荒灘，相傳在這地方過去兩百年以前，曾與兩姓族人曾在此河岸各聚了五百餘彪壯漢子大戰過一次，這一戰的結果是兩方同歸於盡，無一男子生還。因為流血過多，所以這地兩岸石塊皆作赭色，仿佛爲人血所漬而成。這事情也好像不盡屬諸傳說，因為岸上還有司官所刊石碑存在。這地方因爲有這樣故事，所以沒有人家住，但又因爲來去小船所必經，在數十年前就有了一個廟，有了廟則撐夜船過此地的人不至於心虛了。廟在岸旁山頂，住了一個老和尚，因爲山也荒涼，到廟中去燒香的人似乎也很少了。

這弟兄倆把船撐到了灘腳，看看天空，時間還早，所燃的定時香也還有五盤不曾燃盡。其中之一先出娘胎一個時刻的那哥哥說：

「時間未早，天上××星還不出。」

「那我們喝酒。」

船上本來帶得有一大葫蘆酒，一腿野羊肉，一包乾豆子。那弟弟就預備取酒。這些東西同那兩個大炮仗，全放在一個羅筐裏，上面蓋着那面銅鑼。

哥哥說：

「莫忙，時間還早得很，我們去玩罷。」

「好。我們去玩，把船繩用石頭壓好。」

要去玩，上灘有一里，才有人家住。下灘則也有一里，就有許多人在沿河兩岸等候，浮在水面中了毒的魚的下來。向下行是無意思的事，而且才把船從那地方撐來。然而向上行呢，把荒灘走完，還得翻一小嶺，或者沿河行，繞一個大灣，才能到那平時也會有酒同點心之類可買的人家在。

哥哥贊成上岸玩，到山上去看廟，因為他知道這時縱向上走，到了那賣東西地方處，這賣東西的人也許早到兩三里的下游等候捕魚去了。那弟弟不行，因為那上面有水碾坊，碾坊中有熱人可以談話。他一面

還恐怕熱人不知道今天下游毒魚事，他想順便邀熱人來，在船上談天，沉了船，再一同把小船抬起，坐到下游去趕熱鬧。他的刀在前數日已撿得鋒利無比，應當把那河中頂大的魚砍到才是。這年青人與刀的本分，不拘如何兩人是已跳到河邊乾灘上了。

哥哥說：

「到廟中去看看那和尚，我還是三年前到過那地方。」

「我想到禪房，」弟弟說：「他同時望到天上的星月，不由得不高聲長嘆：『好天氣！』」

天氣的確太好，哥哥也爲這風光所征服了，在石灘上如一匹小馬，來去作小跑。

這時長空無雲，天作深藍，星月嵌天空如寶石，水邊流螢來去如仙人引路的燈，荒灘上蟋蟀三兩聲作聲，清越沉鬱，使人想到這英雄獨在大石塊縫隙間徘徊獨步，爲愛惜所苦悶大聲呼喊的情形，爲之蕭然起敬。

弟弟因爲蟋蟀聲音想起忘了攜帶笛子。

「哥哥若是有笛，我們可以唱歌。」

那哥哥不作聲，仍然跑着，忽然凝神靜聽，聽出山上木魚聲音了。

「上山去，看那和尚去，這個時候還念經。」

弟弟沒有答應，他在想到月下的鬼怪。但照例，作弟弟的無事不追隨阿兄，哥哥已向山上方面走去，弟弟也跟到後面來了。

人走着，月亮的光照到灘上，大石的一面爲月光所不及，如驟有鬼魔。水蟲在月光下各處飛動，振翅發微聲，從頭上飛過時，儼然如蟲背上皆騎有小仙女。鼻中常常嗅着無端而來的一種香氣，遠處灘水聲音則正像母親閉目唱安慰兒子睡眠的歌。大地是正在睡眠，人在此時也全如夢中。

「哥哥，你小心蛇。」這弟弟說着，自己把腰間一把刀拉出鞘了。

「漢子怕蛇嗎？」哥哥這樣說着，仍然堂堂朝前走。

上了高岸，人已與船離遠有三十丈了。望到在月光中的船，一船黑

色毒魚物料像一隻水牛。船在粼粼波光中輕輕搖擺，如極懂事，若無繫繩，似乎自動也會在水中游戲。又望到對河遠處平岡，浴在月色中，一抹淡灰。下游遠處水面則浮有一層白霧，如脫牛奶，霧中還閃着火光，一點二點。

他們在岸上不動，哥哥想起了舊事，

「這里死了我們族中五百漢子，他們也死了五百。」

說到這話，哥哥把刀也嘩的拔出鞘了，順手砍路旁的小樹，嘩嗒作响，樹枝砍斷了不少，那弟弟也照到這樣作去。哥哥一面揮刀一面說道：

「爹爹過去時說的那話你記不記到？我們的刀是為仇人的血而鋒利的。只要我有一天遇到這仇人，我想這把刀就會喝這人的血。不過我聽人說，朝字輩烟火實在已絕了，我們的仇是報不成了。這刀真委屈了，如今是這樣用處，只有砍水中的魚，山上的豬。」

「哥哥，我們上去就走。」

「好，就上去罷，我當先。」

這兩弟兄就從一條很小很不整齊的毛路趨向山頂去。

他們慢慢的從一些石頭上躍過，又從一些茅草中走過，越走與山廟越近，與河水越離遠了。兩弟兄到半山腰停頓了一會，回頭望山下，山下一切皆如夢中景致。向山上走去時，有時忽聽到木魚聲音較近，有時反覺漸遠的。到了山腰一停頓，略略把喘息一定，就清清楚楚聽到木魚聲音以外還有念經聲音了。稍停一會這兩弟兄就又往上走去，哥哥把刀向左右劈，如在一種危險地方，一面走一面又同弟弟說話。

「……」

他們到了山廟門前了，靜悄悄的廟門前，山神土地小石屋中還有一盞點光如豆的燈火。月光洒了一地，一方石板寬坪還有石桌石椅可供人坐。和尚似乎毫無知覺，木魚聲朗朗起自廟裏，那弟弟不願意拍門。

「哥，不要吵鬧了別人。」

這樣說着，自己就坐到那石檯上去。而且把刀也放在石桌上了，他同時順眼望到一些草花，似經人不久採來散亂的丟到那里。弟弟詫異

了，因為他以爲這絕對不是廟中和尙做的事。這年青人好事多心，把花拈起給他哥哥看。

「哥哥，這里有人來！」

「那并不奇怪，欲求的年青人是會爬到這里來燒香求神，想從神佑得到女人的心的。」

「我可是那機想，我想這是女人遺下的東西。」

「就是這樣，這花也很平常。」

「但倘若這是甘姓族中頂美貌的女人？」

「這近於笑話。」

「既然可以猜詳牠爲女人所遺，也就可以說牠爲美女子所遺了，我將拿回去。」

「只有小孩才做這種事，你年青，要拿去就拿去好了，但可不要爲這苦惱，一個聰明人是常常自己使自己不愉快的。」

「莫非和尚藏……」

說這樣話的弟弟，自己忽然忍住了，因為木魚聲轉急像念經到末一章了。那哥哥，在坪中大月光下舞刀，作刺劈種種優美姿式，他的心，只在刀風中來去，進退矯健不凡，這漢子可說是吳姓族最純潔的男子了。至於弟弟呢，他把那已經半慳悴了擲到石桌上的山桂野菊拾起，藏到虎皮抱肚中，這人有詩人氣分，身體不及阿哥強，故於事情多退想而少成就，他這時只全不負責的想像這是一個女子所遺的花朵。照鳥雞河華山寨風俗，則女人遺花被陌生男子拾起，這男子即可進一步與女人要好唱歌，把女人的心得到。這年青漢子，還不明白女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只因爲凡是女人聲音顏色形體皆趨於柔軟，一種好奇的欲望使他對女人有一種狂熱，如今是又用這花爲依據，將女人的偶像安置在心上了。

這孩子平時就愛吹笛唱歌，這時來到這山頂上，明月清風使自己情緒飄渺，先是不讓哥哥拍打山門，恐驚吵了和尚的功課，到這時，却情不自已，輕輕的把山歌唱起來了。

他用華山塞語言韻脾，唱着這樣意思：

你臉白心好的女人，

在夢中也莫忘記帶一把花，

因為這世界，也有做夢的男子。

無端夢在一處時，你可以把花給他。

唱了一段，風微微吹到臉上，臉如爲小手所摩，就又唱道：

柔軟的風摩我的臉，

我像是站在天堂的門邊——這時，

我等候你來開門，

不拘那一天我不嫌遲。

出於兩人意料以外的，是這時山門旁的小角門，忽然啣的開了。和

尙打着知會，說：

「對不起，驚動了。」

「那哥哥見和尙出來了，也說：

「對不起師傅，半夜三更驚吵了師傅。」

和尚連說：「那里那里」走到那弟弟身邊來。這和尚身穿一身短僧服，大頭圓肩，人雖老邁，精神勃勃，還正如小說上所描畫的有道高僧。見這兩兄弟都有刀，就問：

「是第九族子弟麼？」

那哥哥恭恭敬敬說：

「不錯，屬於宗字輩。」

「那是××先生的公子了。」

「很慚愧的，無用的弟兄辱沒了第九族吳姓。」

「××先生是過去很久了。」

「是的。師傅是同先父熟了。」

「是的。我們這……」

這和尚，想起了什麼再不說話，他一面細細的端詳月光下那弟兄的臉，一面沉默在一件記憶裏。

那哥哥，就說，

「四年前曾到過這廟中一次，沒有同師傅談話。」

和尚點頭。和尚本來是想另一件事情，聽到這漢子說，便隨心的點着頭，遮掩了自己的心事。他望到那刀了，就發不絕口，說真是寶刀。那弟弟把刀給他看，他拿刀在手，略一揮動，却便颼颼風生，寒光四溢。弟弟天真的撫着掌：

「師傅大高明，大高明。」

和尚聽說到此，把刀仍然放到石桌上，自己也在一個石凳上坐下了。和尚笑，他說：

「兩個年青人各帶這樣一把好刀，今天爲甚麼事來到這里？」
哥哥說：

「因爲村中毒魚派我們坐船來倒藥。」

「衆生在劫，阿彌陀佛。」

「我們在灘下聽到木魚聲音，才想起上山來看看。到了這里，又恐

怕妨礙了師傅晚課，所以就任門前玩。」

「我聽到你們唱歌，先很奇怪，因為夜間這里是不會有人來的。這歌是誰唱的，太好了，你們誰是哥哥呢？我只聽人說到過××先生得過一對雙生。」

「師傅看不出麼？」

那哥哥說着且笑，具有風趣的長年和尙就指他：

「你是大哥，一定了。那唱歌的是這一位了。」

弟弟被指定了，就帶差的說：

「很可笑的事，是爲師傅聽到。」

「不要緊，師傅耳朵聽過很多了，還不止聽，在年青時也就做着這樣事，過了一些日子，你說天堂的門，可惜這里只一個廟門，廟里除了菩薩就只有老僧。但是既然來了，也就請進罷。看看這廟，喝一杯蜜茶，天氣還早得很。」

這弟兄無法推辭，就伴同和尙從小角門走進廟裏，一進去是一個

小小天井，有南瓜藤牽滿的棚架，又有指甲草花，有魚缸同高脚香爐，月光洒滿院中，景致極美。他們就在院中賂站，那弟弟是初來，且正唱完歌，情調與這地方同樣有詩意，就說：

「真是好地方，想不到這樣好！」

「那里的事。地方小，不太乾淨就是了。我一個人在這里，無事栽一點花草，這南瓜，今年倒不錯，你瞧，沒有撐架子，恐怕全要倒了。」

和尚爲指點南瓜看，到後幾人就進了佛堂，師傅的住處在佛堂左邊，他們便到了禪房，很洒脱的坐到工夫粗糙的大木椅上，喝着和尚特製款客的蜜茶。

談了一會，把烏雞河作中心，凡是兩族過去許多故事皆談到了，有些爲這兩個年青人不知道，有些雖知道也沒有這樣清楚，談得兩個年青人非常滿意。並且，從和尚方面，又隱隱約約知道所謂朝字輩百姓族人還有存在的事情。這弟兄把這事都各默默記到心上，不多言語。他們到後又談到烏雞河沿岸的女人……

和尚所知道太多，正像知道太多，所以成爲和尚了。當這兩個弟兄起身與和尚告辭時，還定下了後一回約。兩個年青人，一前一後的下了山，不到一會就到了近河的高岸了。

月色如銀，一切都顯得美麗和平。風景因夜靜而轉淒清，這時天上正降着薄露。那弟弟輕輕吹着口哨，在哥哥身後追隨。他們下了高岸，降到乾灘上，故意從此一大石上躍過，彼此一大石，不久仍然就到了船邊。

弟弟到船上取酒取肉，手摸着已凝着濕露的銅鑼，才想到不知定時香是否還在燃。過去一看，在這餘着三轉的一個記號上已熄滅了，那弟弟就同岸上的哥哥說：

「香熄了，還剩三盤，不知在什麼時候熄去？」

「那末看星，姊妹星從北方現出，是三更子正，你看罷，還早！」

「這天好像有風。」

「不要緊，風從南方過去，雲在東，也無妨。」

「你瞧，星子全在眯眼！」

「是呀，不要緊。」

阿哥說着也走近船邊了，用手扶着船頭一枝篙，搖蕩着，且說：

「在船上喝罷，好坐。」

那弟弟不承認這事情，到底這人心上天翼較多，他要把酒拿到河灘大石上去喝，因為那麼較之在船中爲有趣。這事自然仍然是他勝利了，他們一面在石上喝酒，一面拔刀割鹿肉吃，哥哥把酒葫蘆倒舉，嘴與葫蘆嘴相接咕嘟咕嘟向肚中灌。

天氣忽然變了。一葫蘆酒兩人還未喝完，先見東方小小的雲，這時已漸扯漸潤，星子閃動的更多了。

「天氣壞下來了，怎麼辦？」

「我們應當在此等候，我想半夜決不會落雨。」

「恐怕無星子，看不出時間。」

「那有雞叫。聽雞叫三更，就倒藥下水。」

「我怕有雨。」

「有雨也總要到天明時，這時也應當快轉三更了。」

「……」

「怎麼？」

「我想若是落了雨，不如坐船下去，告他們，省得濕了水可惜這一船藥。」

「你瞧，這那里會落雨？你瞧月亮，那麼明朗。」

那哥哥，抬頭對月出神，過了一會，忽然說：

「山上那和尚倒不錯，他說他知道我們的仇人，同父親也認識。」

「我們爲甚麼忘了問他俗姓？」

「那他隨便說說也得。」

「他還說唱歌，那和尚年青時可不知做了些什麼壞事，直到了這樣一把年紀，出了家，還講究這些事情！」

……

把和尚作中心，談到後來，那一葫蘆酒完了，那一腿野羊肉也完了。

到了只剩下一堆豆子時，遠處什麼地方聽到雞叫了。

雞叫只一聲，則還不可信，應當來回叫，互相傳遞才爲子時。這雞聲，先是一處，到後各處遠地方都有了回唱，那哥哥向天上北方星羣中搜索那姊妹星，還不會見到那星子。弟弟說：

「幸而好，今夜天氣仍然是好的，雞叫了，我們放炮倒藥罷。」

「不行，還早得很，星子還不出來！」

「把船撐到河中好不好麼？」

「星子還不出，到時星子會出的。」

那作弟弟的，雖然聽到哥哥說這樣話，但酒肉已經告罄，也沒有必需默坐在這石上的理由了，就跳下石頭向船邊奔去。他看了一會湯湯流去的水，又抬起頭來看天上的星。

這時風已全息了。山上的木魚聲亦已寂然無聞。雖遠處的雞與近身荒灘上的蟲，聲音皆無一時停止，但因此並不顯出這世界是醒着。一切光景只能說如夢如幻，尙仿佛可得其一二，其他刻畫皆近於詞費了。

過一會，兩人脫了衣，把一切東西放到灘上乾處，赤身的慢慢把船搖到河中去。船應撐到灘口水急處，那弟弟就先下水，推着船尾前進，在長潭中游泳着，用腳拍水，身後的浪花照到月光下皆如銀子。

不久候在下游的人就聽到炮聲了，本來是火把已經熄了的，於是重新點燃了，沿河數里皆火把照耀，人人低聲吶喊，有如赴敵，時間是正三更，姊妹星剛剛發現。過了一小時左右，吳家弟兄已在烏隆河下游深可及膝的水中，揮刀斫取魚類了。那哥哥，勇敢如昔年戰士，在月光下揮刀撩砍水面爲藥所醉的水蛇，似乎也報了大仇。那弟弟則一心想到旁的事情，囊中無一成積。

關於報仇，關於女人戀愛，都不是今夜的事，今夜是「漁」。當夜是真有許多幸運的人，到天明以前，就得到許多魚回家，使家中人歡喜到吃驚的事。那吳家年青一點的漢子，他只得一束憔悴的花。

下過藥的烏隆河，直到第二天，還有小孩子在淺灘上檢拾魚蝦。這事情每年有一次，像過節划龍船。

道師與道場

鴉拉營的消災道場是完了。鑼鼓打了三天，檀香燒了四五斤，素齋吃了十來頓，街頭街尾豎桅子的地方散了錢，水陸施了食，一切行禮如儀，三天過了。道場做完，師傅還留在小客店裏不走，是因為還有一些不打鑼不吹角屬於個人消災納福的事情還未了銷的原故。道場屬於個人，兩人中，年長一點的師兄，自然是無分了。

這師兄，在一面極其不高興收拾法寶一面爲連日疲倦所困打哈欠的情形中，等候了同伴一天。到了第二天清早，睡足了，一個人老早爬起，走到街頭去，認識得到這位師兄，見過這人曾穿過紅衣在火堆邊跳舞娛神的本地人，就問幹嗎兩位師傅還留到這裏不走。這問話是沒有別的用意的，不過是稍稍奇怪罷了。因爲人人都知道新寨後天的道場也是這兩人的。他不好怎樣答應別人，其他人就想起這必定還有道場

要做了。有道場則人人又可以藉水陸施食時搶給鬼的粃粃，所以無人
不歡喜。師兄看得出本地人意思，心上好笑。「另外還有道場，」他就那
麼含含糊糊的告給本地人，但他不說這屬於個人的道場是如何做法，
却說「有施食，」「有熱鬧看。」若果聽這話的人明白這師兄話中
的惡意，這兩人以後不會再有機會來到這裏了。他們也很有理由用石
頭同棍子把這兩個做道場的有法力的人趕走，或者用繩子把人在槐
上高吊起來——就是那懸旛的高槐——把荆條竹掃帚相款待。但是，
除了王貴爲做道場那個人，其餘卻沒有一個本地人能知道這第二次
道場是如何起頭煞尾。

那第二種道場上沒分的師兄，在街上打了一個轉，看到大街上數
日來燃放的爆竹紅紙壳舖滿地上，看到每家大門上高貼的黃紙硃書
符咒，又看到街頭街尾那還不會裁去的高槐，就滿肚子懊惱。他心想，
道場是完全白做了，一鎮上人的十天吃齋與檀香蠟燭黃花耳子也完全
白費了，就又覺得行香那幾日來，小鄉紳身穿嶄新的青羽綾馬褂，藍寧

綢袍子，跟到身後磕頭爲可笑的事情。

但是這個話，他不能向誰去說明？這罪過，或者說，這使人消災納福的道場，所得的在神一方面的結果，還是不可知，但在人一方面，實在的保佑的程度，他不能向同伴去追問？凡是本地人，既然不能明白這一次道場究竟用了多少粒胡椒，自然誰也不明白這時這師傅的心上湧着的東西是些什麼了。

在路上，他見到一些老婦人向他道謝，就生怒，幾幾乎真要大聲的向這些人說這道場是完全糟塌精力同金錢的事了。他又想把每家門上那些紙符扯去免得因這一次道場在這地方留下一點可笑的东西。他又想打碎了那些簍器，彷彿鑼，角，鐃，鈸，都因爲另一時那麼大聲的不顧忌的在人神前響過，這時却對於同伴的事沉默，也有理由被摔的様子。

使這人生氣的原由也不盡是因爲另外的事與自己無分，就遷怒及一切事物，多耽擱一天，他可以多吃多喝，不必走路也不必做事。這多

吃多喝不走不做於一個以做道場爲生活的人，是應當說再舒服也沒有的事了。忙走着，忙着離開這裏到另一地方去，也不過就是「念經」「上表」「吃飯」「睡覺」幾種事消磨這日子罷了，他何嘗是默子呢？然而見到這地方的每一個人對神的虔誠，見到這地方人對道師的尊敬，見到符，見到……他不由不生氣了。

他知道所謂報應是怎樣遠遠的不準數的一種空話。他又明白在什麼情形下做的事比念經上表爲有意義。然而不離這地方，他是不能忍受的。他不覺得同伴這時當真是在造什麼孽。只是說不分明總以爲走了就好。他也許作與同到這同伴上了路以後，還會把這自己無分的道場來討論，引爲長途消遣的方法，可是他如今留到這裏，決不能忍受的就正是這一件事。事情是對誰也沒有損失，於本人則不消說簡直是一件功果，這個人，似乎是良，心爲這地方的素筵蔬席款待，比平常特別變好，如今就正是在那裏執行良心分派下來的義務了。

心中有懊惱，他就滿街走。

時候不早了，凡是走長路的人，趕場的人，下河挑水的人，全已上道多久了。這個有良心的人，他在街前走了一會，下了決心，向神發誓，無論如何不再在這地方吃一頓早飯了，就趕回到那小客棧去。同伴在樓上店主的房中，還同主人的女兒在一個床上，似乎還有許多還未了結的事情要做。這師兄，就在樓梯邊用粗大的喉嚨發喊。

上面沒有聲息。

他想樓上人總不至於無一個，也總不至於死，就爬上樓梯。然而一到樓口又旋即倒退下來了，不知看到了什麼，只搖頭。

樓上有人說話了。樓上師弟王貴的聲音說道：

「師兄，天氣還早咧，你爲甚麼不多睡一會。」

「我爲甚麼不多睡，你爲甚麼不多睡呢？」

樓上王貴就笑。過一會，又說道：

「師兄，昨天我答應請你吃那個酒，我井不忘記。」

「我井不要你請。」

「不要我請，可是答應了人的事我總不會忘記。」

「但是，你把我們應當在初十到新泰的事情全忘了。」

「誰說我記不到。今天才六號。讓我算，有四天呀！有人過新泰趕場，托帶一個口信，說這裏我有一件功果沒完了，慢點也行。哥，我說你性子是太急了。這極不合衛生。哥，你應當保養，我看你近來越加消瘦了。」

聽到說是越加消瘦，彷彿顯着非常關心的調子，樓下的師兄的心有點擾亂了。他右手還扶着梯子的邊沿，就用這手撫到自己的瘦頰，且輕輕扯着頰上凌亂無章的長毛。頰邊是太疏於整理了，同伴的話就像一面鏡，照得他惘惘不安。

他想着，手上的感覺影響到心上，他記起街南一個小理髮館了。那裏剛才轉身，就接着有有些人坐在那裏，披了白布，一頭的白沫，待詔師傅手上的刀沙沙的在這些圓頭上作響，於是疤子出現了，髮就跌到小四方盤子中；盤是描金畫有齊星圖的盤，又有木盤，上面是很醜陋膩垢。他還記得一個頭上有十多個大疤子的人，一旁被剃一旁打盹的神氣。

這裏看得出人的默處，

本來是不打量剃髮的，因為肚中悶氣無處可洩，就借理髮，他不再與樓上的人說話，忽忽的到街南去了。到了理髮館門前時節，他是還用着因生氣而轉移成爲熱與力的莽撞聲勢，走到這一家舖子裏面，毅然坐到那小橫槓上去的。

不到一會，於是他就變成那種默子了。聽到刀在頭頂上各處走動，這人氣已經稍平了，且很願意躺在什麼涼爽乾淨地方睡一覺。睡是做不到的，但也像旁人一樣，有點打盹的式樣了。可是事有湊巧，理髮人是施食那時從大花道服前認得到這位主顧是道師的，就按照各處地方理髮師的本分與本能，來同他談話。剃頭匠不管主顧這時所想到的，是些什麼事，就開口問道：

「師傅，這七月是你們忙的七月呀。」

「我倒不很忙！」他意思是作師兄的不一定忙，忙是看人來的。

那剃頭匠見話不起勁，就專心一致用刀刮了他一隻耳朵，又把刀

向繫在柱頭上一個油光的布條上蕩了一陣，換方向說道：

「師傅，燃天蠟真是一個大舉呀。」

「比這個更費事累人的也沒有。」他意思是——

剃頭匠先是刮左耳，這時右耳又被他捉着了，聽到比燃天蠟還有更累人的法事，就不放手，不下刀，臉上做出相信不過的神氣，要把這個意思弄明白，彷彿才願意再刮那一隻耳朵。

本來是要說，「你去問王貴師傅就可明白，」可是這時耳朵被拉得很痛，他就說：「朋友，你剃髮和我被剃，好像都比燃天蠟做這場還費事。」說這個時耳朵還是被拉的，聽到這話的剃頭匠，才憬然覺悟自己談話的趣味已超過了工作的趣味，應當思量所以「補過」的辦法了，就大聲的笑，把刀拈在手上，全不節制自己的氣力，做着他那應做的事。這一來，他無福分打腫了他一面擔心耳朵會被割破，一面就想到一個人在鹵莽的剃頭匠處治下應有的小小災難或者是命運中註定的事，因為他三個月前已經就碰到類乎今天的一個剃頭匠了。

耳朵刮過了，便刮臉。人躺到剃頭匠的大腿上，依稀可以嗅到一種不好聞的氣味，尤其是那剃頭匠把嘴接近臉旁時，氣味就更濃。他只把眼閉着，一切不看，正如投降了佛以後的悟空，聽憑處治。他雖閉着兩眼，却彷彿仍然看得出面前的人說話比作事還有興味的神情，就只希望趕緊完事。

理髮館門前，寫得有口號兩句，是「清水洗頭」「向陽取耳。」頭是先就洗了的。待把臉一刮，果然就要向陽取耳了，他告了饒。他說：

「我這耳朵不要看。」

「師傅，這是有趣味的事。」

「有趣味下次來吧。我要有事，算了。」

說是算下次來吧，也仍然不能開釋，還有捶背。一切的近於麻煩的手續，都彷彿是這特意爲這有身分的道師而舉行的，他要走也不行。在捶打中他就想，若是憑空把一個人也仍然這樣好意的來打他一頓，可不知這好意得來的結果是些什麼。他又想剃頭倒不是很寂寞的事，

一面用刀那麼隨意的刮；或揎拳隨意的打，一面還可以隨意談話學故事，在剃頭匠生活中，每一個人都像是在一種很從容的情形下把日子打發走了。他又想……想到這些的他，是完全把這在客棧中的王貴忘記了的。

被打够他才回到店中。

「哥，你喝這一杯。」王貴把師兄的酒杯又斟滿了，近於贖罪，只勸請。被勸請的不大好意思，喝了有好幾杯了。

但酒量不高的師兄，有了三杯到肚就顯露矜持了，勸也不能再喝，勸者仍然勸，還是口上傳蜜甜甜的說：「哥，你喝一杯。」

被勸了，喝既不能，說話又像近於白費，師兄就搖頭。這就是上半日在南街上被人用刀刮過，左邊腦頂有小疤兩處的那顆頭。因為搖頭，見出師兄凜然不可干犯的神氣了。王貴向站在身旁的女人說話。這師弟，近於打趣的說道：

「瞧，我師兄今天看了日子，把頭臉修整了。」

女人輕輕的笑。望到這新用刀刮過的白色起黑芝麻點的光頭，很有趣味的注意。

於是師弟王貴又說道：

「我師兄許多人都說他年紀比我還輕，完全不像是四十歲的人。」

師兄不說話，看了王貴一眼，喝了一口酒。把酒喝了，又看了女人一眼。望到女人時女人又笑。

女人把壺拿起，想加酒到師兄的杯裏去。王貴搶杯子，要女人酌酒，自己獻上，表示這恭敬，一切事有肯求，師兄包容的必需。

師兄說話了。他有氣。他不忘記離開這裏是必須辦到的一件事。

「酒是喝了，甚麼時候動身呢？」

「哥，你歡喜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我是聽你調度的。」

「你聽我調度，這話是從前的話。」

「如今仍然一個樣子。你是師兄，我一切照你的吩咐。」

「我們晚上走，趕二十里路歇廖家橋。」

「那不如明天多走二十里。」

「……」話不說出，拍的把杯子放到桌上了。

「哥，你怎麼了？不要生氣，話可以說明白的。」

「我不生氣。我們是做道場的人，我們有……」

「哥，留到這裏也是做道場，並不是兒戲！」

女人聽到這裏，輕輕打了王貴一掌，就借故走出房去，房中只剩下兩人了。

「好道場！他們知道了真感謝你這個人！」

「哥，並不是要他們感謝我來做這事。爲甚麼神許可苗人殺豬殺牛祀天作流血的行爲，却不許可我念經讀表以外使一個女人快樂？」

「經上並不說到這些。」

「經上却說過女人是髒東西，不可接近。但是，哥，你看，她是髒是乾淨？」

「女人的髒是看得出嗎？」

「不是看就是吃，我也不承認，」說到吃，王貴記起了喝酒，就乾了一杯，再篩酒，壺空了。喊，「來，來，翠翠，吃的！」

女人又進到房中了。拾了酒壺，將往外竄，被王貴拉着了手往懷裏帶。

「哥，你瞧，什麼地方是不乾淨？我不明白經上的話的意思。我要你相信我的話，真願意哥你也得這樣一個人，在一種方便中好好的來看一看，吃一吃，把經上的謊話證明。」

師兄無話可說，就只搖頭。然而他並無怒意。因為看到女人紅紅白白的臉，看到在女人胸前填起的東西，似乎不相信經上的話也不相信王貴的話。

「哥，你年青得很！要翠翠為你找一個，明天再住一天，看看我說的話對不對。雷公不打吃飯人，我們做的事同吃飯一樣，正正經經，神是不見責的。」

還是搖頭。他本應當在心上承認這提議了。因為心忽然又轉了方向，他記得經太多了。

「經上不是說……」王貴也知道師兄是多念了廿年經的人，就引經上的話。

「經上只說佛如何被魔試鍊，佛如何打了勝仗。」

「那你爲甚麼不敢試來被鍊一次？」

「話該入拔舌地獄。」

「不會有的，舌子不會在親嘴另外一事上有被拔去危險。」

「……」這師兄，不說話，却喝酒。

酒喝急了，噎了喉，連聲的咳，王貴就用眼示意，要女人爲其搥背。

女人走到這道師身邊去搥拳打，一旁嗤嗤的笑，被打的師兄還是無所動心，因爲被打同時記起的是剛才到理髮舖被打的情形。同是被打同是使他一無所得，他太缺少世界上男子對女人抽象的性的發洩的智慧了。

說是目不旁視的君子吧，他也不到這樣道學的。不過無論何時這師兄他總覺得他自己是自己，女人是女人，完全爲兩樣東西，所以這時雖然女人在身邊，還做着近於所謂放肆的事情，他也不怎樣難過。

頑固的心是只有一件事可以戰勝的，除了用事實征服無辦法。王貴就採用這方法了。他把女人抱起，用口哺女人的酒。他咬女人的耳朵，鼻子，頭髮，復用手作成一根帶子，圍在女人的身上。他當到這頑固的師兄作着師兄所不熟習的事情，不像步斗，踏星，不像念咒咬訣，鬧着怕人的玩笑，應知道的是師兄已經有了一些酒到肚中，這個人漸漸的覺得自己心是年青人的心了。

他不知不覺感到要多喝幾杯了。

在另一方面的人，却不理會師兄，彷彿除在兩人外沒有旁人在身邊的樣子，他們笑着吃酒，交換着拿杯子，交換着，做着頂頑皮頂孩子氣的各樣行爲。

他們這互相談着有一半是很曖昧字言的話語，使他只能從這些

因言語而來的笑聲中頓悟到一小都孫所談是什麼事。然又正因所能頓悟的一小部分可以把他苦惱；他就不顧一切的喝酒。一壺酒是翠翠新由外面櫃上取來，這師兄，全不客氣的喝，行爲真到另一時自己想起也非吃驚不可的放蕩行爲了。他把頭低下。不望別人的行爲，耳朵却聽到如下面的話。

聽到王貴說：「翠翠，你爲甚麼不像我說那個辦……你量小，又餓，吃够了即刻又放手……你不那樣怎麼行？」

「聽到女人笑了又笑，才在笑聲中說：『我以爲你只會念經。』」

師弟又說：「師兄嗎？別看他那樣子……」

女人又說：「你總說你師兄是英雄。」

師弟又說：「你看他那鼻子。」

女人又說：「我揷你鼻子。」

師弟似乎被揷了，噙噓作聲。這師兄，實在已九分醉了，抬起頭來，却不曾見師弟臉邊有一隻手。他神色慘沮的笑着，全身不自然的動着，想

站起身到客房去睡覺。

那師弟，面前無一物，却還是繼續噎噎作聲。「鼻子」有異難，這師兄，忽然悟出這意義了，把頭緩緩的左右搖擺，壓聲的說道：

「明天也不走了。後天也不走了。我永遠也不走了。」

「哥，你醉了。」

「我醉了，我才不！你們對不起我……你們是飽了。我要問你們，什麼是够……你們吃够了……你們快活……吃你，咬你，你這個小嘴巴的女人！」

說着，他隔桌就伸了一隻手，想拉着女人的膀子。手拉了空，他站起身，撲過來了。女人還坐在師弟身上，就跳下躲到門背後去。

這師兄，跌到地板上了，卸下一堆泥，一到地下就振作不起了，師弟蹲身下去想把他扶起，頸項就被兩條粗粗的手臂箍着。

「哥，不要這樣，這是我！」

「是你我也要咬你的鼻子下來。我討厭你這鼻子。」

他把一切事已經完全忘記了。在夢裏，這師兄夢到同上山趕野豬，深黃色長牙獠的老野豬向大道上衝去，迅速像一枝飛空的箭，自己却持定手板寬刃口的短矛，站立在路旁，飛矛把牠擲到野豬身上去，看到帶了矛的野豬向茶林裏跑去。他又夢到在大灘上泗水，灘水如打雷，浪如大公牛起伏來去，自己狎浪下灘，腳下還能躡魚類。他又夢到做大道場，有一百零八和尙，有三十六道士，有一次焚五斤檀香的大香爐，有二十丈高的殿柱，有真獅真豹在壇邊護法，有中國各處神仙的惠臨，各處神仙皆坐白鶴同汽車等等東西代步，神仙中也有穿極時髦服裝的女子，一共是四五十個。

他望到女神仙之一發楞，且彷彿明白這是做夢，不妨稍稍撒野，到不得已時，就逃回真實。他於是向女神仙扯謊，請她到後壇去看一種法寶，自然女神仙是不拒絕請求，他就引她到了後壇。誰知一到後壇，却完全是荒墳，他明白是神仙生了氣，兩腳一抖，他醒了。

他醒後覺得口渴，還不明白是睡到什麼地方，就隨意的喊茶。一個

人，於是把茶壺的嘴逗到人的嘴邊了，暗暗的吸了半壺苦茶，他沒有疑惑自己環繞的必要，不一會又入另一夢境了。

他又夢到……

比念經還須耐心，比跳舞還費氣力，到後是他流了汗。

人是完完全全醒了。天還不發白，各處人家的長鳴雞正互相傳遞的報曉，借了房中捻得細小的油燈，他望到床邊坐得一個人，用背身對了醉人。他還不甚相信，就用手去拉，拉着了衣角，人便回頭了。

「你幹嗎來的？」

「沒有幹嗎！你醉了，翠翠要我來照扶，怕你半夜嘔。」

「我不是已經嘔過了嗎？」

「說什麼？」

「剛才那種嘔。」

「嘔嗎？嚇，顛子。」

這師兄，明白先一次類乎吐嘔的事不與這時女子相干了，才覺悟

夢中的不規矩還不會爲女人看破，私心引爲幸事。但是，稍過一會，女人又把茶壺拿來了，他坐起，用手抱壺，覺得壺很冷，一些不經意的智識，卻儼然有用處了，他不喝冷茶。冷的不吃，熱的則縱不是茶也彷彿不能拒絕，他要女人把燈捻明，好詳詳細細欣賞床頭人的臉。

他要她坐攏來，問她年歲，姓名，末了也不問女人願不願意聽，就告她先一時所做的夢是些什麼事。

女人說：「我以爲你們道師做夢也只是夢到放焰口施食！」
他就不分辯，說：「是呀，一個樣子，時間并不短。」

第二天早上約十點鐘光景，師弟王貴在房外說話，他說：
「師兄，怎麼樣？」

裏面沒有回聲。他醒了，有意不答，口無閒空。王貴又把聲音放大，像昨天被師兄喊時，說：

「哥，上路！」

本來是清醒也仍半迷糊着，聽到「上路」，人便返元歸真了。他坐

起了身，他就問：

「王貴，是你嗎？」

「唉，是我。昨夜覺得怎麼樣？」

「你這人是該入泥犂獄的。」

「就是推磨獄也行罷。我問你，今早上不上路？」

「……………」

「到底不上路？」

裏面的師兄，像是同誰在商量這事情，過了一會才說：「今天七號。」

「王貴笑了，笑的聲音說：「是七號，師兄。我們十號到新樂的法事我們應不忘記。還有天早應當多趕二十里路，那是你昨天說的。」

師兄在裏面笑了。

他笑了一會。這人想走是不走了，看如何答話。

稍過，他以爲王貴會轉身到別處去，不再在房外了，就與身邊人作

着經上所謂吻與吻接的鳥獸之戲，小小的聲音已爲外面的人所聞。

「師兄，天氣不早了，嗽口念經，青天白日不是適宜放肆的時間，我們上路罷。」

那師兄又不作聲了。

王貴撞進了房，師兄用被蒙了頭，似乎這樣一來，作師弟不必說話，就應肩抗法寶先自上路了。然而王貴却問巧巧，「怎麼樣。」巧巧不說話，含羞的裝睡不醒，但即刻咕的笑了。

師弟走出房去，帶上了門，大聲的對用被蒙頭的人說道：

「哥，我搭信到新寨去，告他們首事人說這裏還有事情，你我都忙，所以不能分身，新寨的道場索性不做了。」

師兄啞口不答。在這個人心中，是正想引經上的話罵王貴侮慢佛祖，應入火獄的，可是他這時，自己把被蒙頭蒙半天，身上發燒，一個人發燒，時作胡塗夢，又在他心上煽動起一種胡塗慾望了。

鴉拉營消吳道場，全街豎了兩枝槐，若照到這師兄昨天見解，這槐

杆用處還可把法師高吊起來示衆，今天是兩枝桅也有了用處了。但這個時候桅杆下正有小鄉紳，身穿藍布長袍子站在旁邊督率工人倒桅，工人則全露着有毛的手肘，一面唱着杭育努力振動，沒有人想到這桅若果留下來也還有別的用處。

一日的故事

因為賺錢方便，被人無端稱爲作家的晉生君，近來得到一個遠處書店的來信，客客氣氣的談到稿件的事情，意思是假若晉生君願意，就可以作一次生意，一面是錢，一面是貨，只待答應，纔是文章不來，錢也就會寄來了。正感着生活不能支持的晉生君，讀到這信，覺得世界上居然有這樣大胆的出版者，雖然同時知道這生意也不是好做的生意，但他把回信寫好發郵了。他告訴那新書店主人，請他把錢寄來，他并告訴那老板，在什麼時間就可以把這稿件挂號寄給他們。文章雖還沒有做，他仍然如同別的書店預約一樣，在這一方面他也不想量的答應下來了。

回信的日子去交稿日子是十四天，他以爲無論如何，這稿費可以在十天左右來到，因此就在這一筆小款上做著無涯好夢。這人又極其

誠實，只想應當有一種靈感到時幫忙，可寫成一篇頂精彩的故事，故事中凡是時下的中學生同大學生，看來都極其歡喜，男女讀者在此故事上得到知慧的補養以後，還可以得到趣味的調養，書一出，出版即風行一時。他明知近來的文字越寫越壞，他想風行一時，不過是爲書店方面賺一筆錢罷了。但是想，彷彿這美麗的傳奇，陳列在目下待人刻畫的極多，要提起筆來寫，却完了。不止是精彩不能，就是平凡，說費話到數千句，也是辦不到。空空的油坊沒有可榨的東西，打一千槌也無用處。爲了這事情，的完成，他成天坐在桌子邊，想起一切印象中的故事，可是一切想來都平凡極了，既不革命流血，也不三角戀愛，可以記下的，只是一顆極無用處極無志氣的心，這心因爲別人來信說是奉贈版稅五十元，便搖搖蕩蕩，顯著可憐的騷擾。一個欠債太多的人，關於這樣痛快爽朗的交易，自然是無法不在這些小處感着作人的意味，成爲彷彿猴子的行徑了。

在桌邊坐了四天，總覺沒有可寫的東西。桌上所有是永無方法掃除的灰塵，以及飯的餘粒，他一面生着自己的氣，一面仍感到束手。他只

在日記上做下一些很可笑的記錄，說到那心，是在怎樣情形中過了這四天。若果這人是具有胆量的人，那他就可以把這東西交卷，因為聰明的出版人，是明知道所謂天才作家其人者，努力寫，也就仍然是這樣東西。他們選擇是把人名作為單位計算的，並且花了三毛五毛的讀者，花一點點錢，沒有在書上必須得一點什麼東西的事，魯迅君也很看得分明。只要上面寫得是字，說是魯迅這老漢子作的，在上海方面，就有人競爭出錢印，出錢買，這事情，不是就說明讀書人與著書人，近來全是天眞爛漫的做着所謂文化事業麼？他是承認了沒有這勇氣，一面全無作為把日子過着，到今天已是第五天了。

他住的地方，是一個初初從別處來的人看去很可笑的地方，窄狹，骯髒與身體健康極不相宜，然而因為是「作家」，所以不單是「住」，而且很像是應當「長久住」下來了。上海房租是那麼貴，小小的房子還得每月給二房東租金十三元，另外加倒馬桶費一元，打掃灰塵費一元，洗衣費一元。這種種種規矩，自然是二房東特為這客人而定下了。說是

打掃灰塵呢，事情好像是也成天作的，到早上，那娘姨就來了，綁着一個瘦瘦的臉，手執雞毛帚一個，像旋風那麼從桌椅，書架床頭上過去，旋風過處，所有灰塵於是揚起了，不見了，她的責任已盡，匆匆的把門帶上走下樓了。房中除了門，就只一小小的特開的窗，門前爲上下樓的人來往要道，非關不行，唯一的窗是那樣小，正彷彿從海輪上或什麼說是牢獄的地方所見到的一樣，縱成天大開，放日光進來，也只是那麼光線一餅。希望經那江北娘姨威猛的掃除下而揚起的灰塵，從窗口竄去，自然是辦不到的事了。灰塵既無法出去，又不曾爲娘姨帶去，所以每一早，娘姨的工作只是把灰塵驚起的工作。她只是使所有灰塵揚起，飛到空中，再很平均的分佈到全屋裏。因爲這樣，所以雖然時常由自己拿到三樓晒台上抖晒的被單，仍然上面全是灰，在床上翻身過頻時，人就咳嗽不止。

那小窗，正對着同里人家的一個烟窗中部，因爲所住樓爲特別隔出的後樓，所以窗就這樣很奇特的開着，窗對了烟窗，自然也就是房中多灰塵一理，由了。前房隔一層板，所住的在先前是一個吃大烟的上海

人，這人只成天吃烟睡覺，倒還清靜。這人一走，最近一個禮拜左右，搬來了一個家庭，因為搬家抬東西上樓，移了半天，他知道這來人兩夫婦也是讀書人了。這兩個年紀各還不到三十歲的夫婦，有了舊籍三大架，還有兒女四個。那大一點似乎有了八歲的是女兒，有六歲左右的像有痘蟲病，臉色黃黃的是兒子。第三又是女兒，年紀四歲左右。第四還抱到手上，只是成天哭，哭得把奶汁的榮養也消耗盡了，這小孩子還不知是女兒還是男孩子。這一家，算從表面上看，從所住的房子看，從小孩子臉上氣色看，就都可以看出生活的竭拘情形來了。自從這一家搬來以後，隣姓君多一件事，就是為這一家人設想。他常常無意中在樓梯口晒台上，見到這清癯臉龐的男子，本來想點點頭，但又覺得這是不對，有許多次數所以就反而故意避開了。

住處相間只一層薄板，因此在前房，一切有聲音的事是全瞞不了他。先兩天，小孩子的哭鬧，有時還引起了他的煩惱，覺得擾亂了自己的清靜的心，無從工作。到近來，却從那身體矮小臉貌憔悴的婦人聲音上，

得到一種原諒了。最小的一個小孩子成天得哭五次六次，第二男孩得有三兩次把第三的妹妹打哭，就是在夢中，這孩子也作異有哇的大喊的事情發生，總之這裏的孩子，雖全是那麼瘦弱，也仍然與世界上許多家庭的孩子一樣，完全是在「動」中過着日子，做母親的却仍然能保持到一切和平。作父親的像在什麼地方有一種職業，除了星期日，成天一到九點鐘，就把那已早過時的小袖綢衫穿上，挾了一個黑色皮包，棄棄棄的走下樓去。從他們談話裏則似乎到所辦公的地方也不很近，有時天落了雨，就聽得到那女人說話，勸男子雇車，照例只聽得到女人這樣說，却不聞男子作答。男子的飯在辦公地方吃，女人則同晉生君一樣包了九塊錢一月的伙食，因為人多飯不夠，另外才又加了一客白飯，這事情却是送飯來的人同晉生君說的。

每到吃飯的時節了，在晉生君這一邊，是兩菜一湯，冷冷的擺在那有灰塵的白木方桌上，他默默的吃，默默的想。在那一邊，菜飯應當是同樣的菜飯了，却只聽到「人嘶馬喊」，「金鼓齊鳴」，「碗筷聲音極其熱

聞。到這時，晉生君，想像到那作母親的把一口飯含到口中，痴痴的望到總桌兒女的情形，他飯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因了這一家的比隣，晉生君對於世界似乎多認識了一點。他也這樣想到了，若是更多知道這人一點呢，於自己是決無害處的。但平時就於同人交際的他，病態的怯弱自卑，常常使他與本來是熟人的也益相遠，缺少友誼成立的方便，所以一禮拜來除了間或同小孩子笑笑以外，並不會同這家中人有更多接近處。今天，是星期日，那一家男子不出門到辦公處去，晉生君，在樓梯邊與男子碰了面，兩方客客氣氣的點着頭。這時男子正從樓上到下面去，拿了一個鑲鐵壺，預備提水，晉生君却剛從馬路上散步回來。晉生君用着一種略有鄉下人風味的樣子，作着平常的客氣話語：

「不出門麼？」

「是，是，今天星期。」

「看來好像是忙得很。」

「是這樣的，時間規定了，沒有辦法。」

像是無話可說，兩人於是沉默了。然而好像誰也不想到這裏作爲結束，誰也不願點頭走開，稍過一陣，那男子，忽又說道：

「晉生先生你好像不怎樣忙。」

晉生君聽到這生人稱呼他的名字，不由得不稍稍詫異的望這男子，男子也明白這個了，就說：

「從送信的人那裏，才知道先生就是晉生先生，真是久仰了。早想過來請教談談，又恐怕使先生不高興。搬到這裏來同晉生先生住在一個房子住倒真是難得的好機會，只是小孩子多，成天吵吵鬧鬧，真是非常抱歉了。」

男子說了，極其拘謹的微笑着，望到晉生君。

晉生君聽到這話，先是也拘謹的微笑着，到後來聽說到抱歉了，就說：「那裏那裏，孩子多，熱鬧一點，我頂歡喜有孩子。」

稍停，又說：

「孩子像是四個，真可以說是有福氣。大的有七歲八歲了嗎？」

「有八歲了。」

「聽先生聲音，好像是四川。」

「晉生先生聽得出，正是，家是在重慶上去的。晉生先生像是 x x x 人，這幾年來真出了不少豪傑。」

「這幾年那地方死人比別的地方多。」

「是的，犧牲到這上面是很多的，x x 人能够犧牲，也好像 x x x 能够做官一樣，是土地問題。」

「到過 x x 麼？」

「沒有。從前在北京讀書，倒認識不少 x x 人，全都像能幹事，有作爲樣子。」

「先生是住過北京了，念書到北大，師大呢？」

「不是，我到過法大，那時是法政專門，八年前事了。晉生先生好像是也住到北京很久。」

「有五年的光景，北京是比這地方方便一點，與我們這種人生活相宜。」

「真是的，北京是好地方，那裏住公廨，欠半年伙食房租是平常事情，似乎那裏人懂藝術一點。」

「好像是那樣，一到這裏，我就感到無辦法了。」

「我還以為晉生先生應當在上海住很好房子，生活在很舒服的家庭中了，所以當那天先生不在家，送信的余信來時，我還不甚相信後樓住的就是先生。許多人，不信先生是這樣子過着日子的，真是笑話了。」

「這也是平常，我是太不中用了，照新式說法是人落了伍，一個落了伍的人，追逐不上時代，小至於衣服也像趕不及時代，不配說是年青人，所以就這樣媽媽虎虎活下來了。」

「大作不是很有銷路那？」

「那已不是自己的東西，全歸做生意的人了。」

「好像很多呢，快有二十種了罷。我的妻，她是歡喜讀晉生先生的作品的，她好像就買得有十四種。」

「……」

照例說到有人歡喜讀這篇文章，不拘這話是出於誠實或應酬，晉生君總忽然感到窘迫，噤無言語的。因為自己是總以為文章全只是爲同那類善於經營的書店主人來寫的，論字數錢，不拘內容，字數多則得錢也多，這樣的辦法，是不應當再有人來把牠當着一本書讀的了。但很容易對付的，就是偏偏這類文章總有機會得到一種出於意外的美譽，因此晉生君更覺得容易，在爲難情形下啞口了。

晉生君不說話了，那男子就又說道：

「近來開書店的像都發了點財。」

晉生君說：

「這是應當的，他們有錢，有錢就可以做這種事。現在在上海，要靠到他們大老板生活的人，也很少呢。」

「怎麼不喊口號『打倒』？」

說到這樣像是笑話的男子，第三個孩子從上面喊爹爹，聽到喊聲了，這做爹爹的就抬起頭同三層樓的孩子說話。

「怎麼樣？」

「二哥要橘子，口乾。」

「沒有橘子可買，貴！」

「媽說買去。」

這男子說順着孩子的口氣，做着做爹爹的人和氣的神氣，說：

「好罷好罷，我就出門去看。（一面回過頭來，同晉生君笑。）小孩子真是麻煩人，今天二小兒病了，發燒，口乾，不能起來，做父親真不容易。」

晉生君不好說什麼話。他望到這大學畢業生的家庭情形，把平時要女人戀愛的痴處全明白了。他就想，這人或者也是因戀愛得來的太太，看這太太能够這樣好性格，一面照料到四個兒女，一面還看新書就

可知了。但是他不明白，爲甚麼一個大學畢業生，一個有職業的人，一個家庭會紛紜雜亂到這樣子。並且看男子也並不像無用的人，何以就不能把一個家庭弄得更像樣一點？

那男子見晉生君不說話，以爲晉生君要上樓做事了，就側身站到二樓亭子間轉角處讓晉生君。

「回頭再談罷，只要不妨礙晉生先生工作，既然住在一處，談話的日子多着哩。」

「好好，回頭再談。……自己提水，不用娘姨麼？」

「她像太忙了，倒不如自己這樣作方便一點。這地方水倒方便，哈哈，再見再見。」

這時，晉生君已走上樓到房中了，這男子，秦秦秦踏着樓梯，直走到廚房水管旁去。稍過一陣，於是聽到嘩嘩放水到壺中的聲音了，再過一陣，又聽到秦秦秦一級一級沉重的聲音上樓梯了，晉生君坐到桌邊，聽到聲音，好像忽然把這聲音同政大學聯想在一邊，非常不協調，

就覺得自己是無用的人，在夢想生活上，也覺得這是一種不敢擔負的事情，而別人却勇敢的擔當一切，應當有着硬漢子那樣稱謂的豐富生活了。

因為樓梯上的一談，這男子，從外面爲孩子把橘子買回，不久就到晉生君房中的床沿坐下了。他才知道男子姓陸，太太姓金。談了將近一點鐘近於孩子氣的話，各人都像很合式難得，尤其是晉生君，從男子方面，發現了許多堅固這新的友誼的理由存在。因此晉生君，知道了男子雖在國內最高學府得着畢業的憑證，如今在上海却只做着一個機關中每月六十元月薪的辦事員，太太則從女高師學校出來就作了兒女的母親，年復一年，兒子益多，只在作母親一件事情上消磨這日子了。男子去了，晉生君就在想像中，經歷這男子生活中憂鬱。聽到姓陸的男子說是每天到辦公處去，就是抄寫一點公文，造造月報，與同事談談閒話，一種極其可笑的生活刻畫，在男子說來，是使晉生君感到另外一種神往，只能用苦笑作會意的答語的。

他這時，聽到隔壁孩子不知因為什麼事又傷心傷心哭了，似乎那父親抱了孩子總室走動，他就覺得這作父母的人很可憐。這日子，他決不是一對年青的人，從學校出來所想到的生活。過去一時節，或者在這兩個人心中，也還燃着光明的火，希望在所走過的路上全開着小小的花，也如一般未離學校的年青男女，那麼以為有了戀愛就不吃飯這日子也容易過去。但如今，兒女的重壓，使這人成天只知道生活的必需瑣事，生活中混合着灰土塵埃，疾病與吵鬧，他們反而就在繁費中求着做人的意味，在世界中浮沉不定聽天安命的活下來了。

時間約十點鐘，晉生君因為想起應當把答應遠處書店做的那件事做好，只有走出去看看，看是有什麼可寫的沒有，就走到一個教授的朋友處去。

朋友也是兩個人，所謂新式伴侶，從同學而戀愛而同居的青年人。因為職業的固定收入，以及主婦的善於治家，居處雖不甚闊綽，却不缺

少一種好空氣的。到了那裏，他與主人談着閒話，笑着，又各發抒着心上的牢騷，到後談到近日的工作了，晉生君說：

「來這裏，就是想寫戀愛小說，預備寫兩萬字，拿去與人做一生意。因爲自己不戀愛，寫也寫不來，所以今天是存心來參考這日常生活的瑣事，好回家寫一點東西的。」

那友人太太，聽到這話好笑。她一面把在床上才剪裁的丈夫的汗衫用手抹着，說：

「你就可以寫，作男子的，因爲上學校去拿不到薪水，回家來，容易生氣脾氣也壞了……這就是你來時這家中情形。」

朋友笑了，說：

「還應當寫，於是從學校學過家政科的太太昌言說：屬於家政，可不管了，自己要到日本讀書去，不要家庭，也不要戀愛。」

太太也笑了，說：

「還有人說抖氣要做『革命官』去呢，社會問題却是這人成天

到講堂上演講的課題，你就寫下罷，把他做背景，嘲笑這時代。這時代是革命戀愛全可嘲笑的，生活是嚴肅還是遊戲，那全看人來，我想我們是既不能嚴肅也不會當牠作遊戲，所以糟糕的。」

晉生君是知道兩人愛鬧孩子氣的，聽到女人說話，才明白今天在自己未來以前，這一家人又生着小小風波了。他就說：

「又吵了麼？我倒真想知道兩個平時極相得的人，怎麼就把一房空氣弄成緊張的原故。」

「原故麼？不發薪水，是原因之一種。其餘則男子的妬嫉多疑，……」

「女人一面說，一面用剪刀咬白府綢新衣的抬肩，把他剪小。」

朋友像是仍然對女人有所刺，他向晉生君說，「還是你好，晉生。你若知道了女人，你是不會同這女人接婚的。凡是接婚都很可笑。」

「這我聽過許多做丈夫的人同我說過了，但完全是做丈夫的人口吻，其實這樣人要他離婚是辦不到的。」

做一個丈夫是不容易的事情，同做一個上等人一樣：做上等人不是單像在上海的人穿兩身西裝就行，做丈夫也不是有愛情就够數的。我先還不甚相信這個話，如今可完全明白了。我勸人不想結婚是眞有理由的，可是一個有了女人的男子，或者沒有女人的男子，他總只想女人能同他住在一塊是幸福，這些人好像真以爲女子是水做成，口是只拿來親嘴的東西，不是同時還能吃飯的東西。」

「你這樣罵女人不害羞嗎？你的口是做什麼用處的？」女人因爲答話，剪刀誤鉸過了灰線，嘩的一聲，縮手已經遲了，「噯，我不做了，我不做了，」她笑嚷着抖氣把衣料抓起丟到床後一個衣箱上去，就走過來取烟給晉生君。

「你吸一枝才行。作家應當會吸烟。他不得烟吸，是也有理由生氣發牢騷，說學校課決定不上的，你不信就問他自己。」

「我不問他。雖然生氣，我看倒好像被生氣的人也很願意，這話不是這樣講麼？」

「晉生君這樣說，朋友夫婦都笑了。女人笑着，從一個抽屜中取出了一包大白亮朝陽花，送給晉生君。」

「試試這個罷，這是陸同華從她鄉下帶來，三千里的人情，不小哩。」

「晉生君就剝葵花，說這個上海恐怕買不到。」

朋友說：「晉生，你近來做了些什麼好文章。」

問到文章，這作家，他笑着不做聲，過了一會，才說：

「近來在家中只生氣。好像有太太的人，借事能生太太的氣，我這光身漢子就生自己的氣也得。」

「爲甚麼不努力？」女人說，

「應當說是懶惰了。我存心同自己生搞亂，怠了工。」

近來正有了彷彿非常慷慨，說先送五十塊錢來的事，就是我剛才說過的那書舖。他們是看透了我這種人的一切，所以把錢來作收買的事，告他們錢有一百才好說話，誰知錢不來，却先在前幾天申報的廣告上

裁出廣告來了，他們都是那樣聰明，我想這生意不做了。」

友人就說：「還是要寫才行。我是教書教厭了，戀愛也厭了，……」

女人聽到這話，針鋒相對的向着友人。

「那你爲甚麼不去自殺？誰也不會留得住你？」

「我因爲……」。

「呸！」這樣，女人像是當真生氣了，回身向房門，想走。

「怎麼？」友人已把女人拉着了，「你是當真要給醫生看這些事情，像演戲，好給他回去詳詳細細寫下麼？」

「這時你歡喜了，可惜你不照照鏡子，看你一點鐘以前是什麼神氣。」

「天有不測風雲。」

「不知道這話有什麼相干。」

「這是說人有旦夕脾氣，你什麼事也記到心上！」

「我若是能够記，或者我們成天讓醫生來記，一天可不知要記多

少頁。」

「那把我對你頂好的一時也總記下，我就不怕了。」

因為是習慣，說到這裏，朋友是到非勸女人不行了，手攬了女人的腰不放，女人搖頭逃避，決對不行。

「真生了氣麼？」

「你不是說教書也厭了，戀愛也厭了嗎？」

「那是先前，這時可好了。」

「這時我倒厭了，放我吧，我得有事去。」

「笑話。」

「晉生，你看到這個，好好記着，不要忘記，寫下去，看男子是怎樣可笑東西。」

「晉生也是男子，你罵男子他也有分。」

「但像這種行為男子是并不完全有分的。你總不能讓我去愛晉生。」

「這才笑話，你今天是瘋了。晉生，你聽，當面說明白罷，要愛，你自由的做你所歡喜事情。晉生是在這裏，我先申明，我不像卑鄙男子用另一種方法干涉別人的事，只要晉生愛你。」

「你看你那臉上的激動，何苦來？你真偉大！我只怕你的言語比你人格偉大超過了五十倍。」

朋友無語，望到女人，猛的就抱着女人不放了。

「你說這個話，說得真好！難道愛情不是自私嗎？」

女人就又大聲的故意同晉生說：

「晉生你聽，好好記到，不要忘記。這時代的模型，名教授的議論，我說他可以代表時代，他不承認，不是怪事？」

……

一切近於喜劇的排演，晉生君今天來此，是真儼如有所得了。他一面剃了許多葵花，一面看朋友們的戀愛精練的遊戲，只時時微笑着，望到這兩個年青人孩子似的行動。他先是逗問或提一句兩句空話，表示

自己的存在，到後却如所謂只是小心的記着這一切，在一旁却不再加一言了。他同時想起的，是另一生活型下存在的陸姓男子一家的情形，若說這一家是代表戀愛的春天，那在自己所住的後樓前房那一家，却可以說是已經到了結實累累，如人在收穫物中遇着互相讚美過去同時成着蕭條的秋天了。

到要走了，朋友說：

「怎麼樣？是不是就在這裏吃飯？」

他說，「不吃飯，因為比關於吃飯，還有更精彩的另一個家庭中情形可看。」

「那你明天來吃餃子好了，我明天包餃子。」

「若是明天還想看你們，從你們行爲上找取我需要的材料，那就來。約定的是兩萬字，久久不拿筆，寫來也好像不是容易事情！」

「你認真幹嗎？要你的不會把文章退回的。」

「沒有辦法，也好像只有馬馬虎虎了。不過今天到這裏來，所得到

的像極其動人。」

女人說：

「沒有動人的在，你這不見到過他捧東西情形。」

朋友說：

「那明天再來看罷。這看另一個人流眼淚。」

晉生君答應着好好，走下了成圈的樓梯，到下盡樓梯時，昂頭望，遠望到這兩青年夫婦伏在欄干邊向下望。

他與這兩個年青人辭別，回家了。坐五路公共汽車，轉廿一路，到了家，上樓去，看着郵差調在樓梯欄干上幾封信，把信一一加上收到的日子，因為信全得作復。看過信，坐定以後，他就記起適間朋友家中的情形來了，心中像是空虛無聊，只想睡。

他睡到床上去，雖然倦極却不能成眠。他不忘記書店那一件交易，因為過一禮拜房租又應當付人，他不能再當真怠工下去了。但是今天顯然是又無所作爲的過去了，他看到別人吵鬧着親愛着，又看到別人

孩子的哭哭啼啼，他來往的坐車，時間仍然如往日一樣，全消耗盡了。他是無論什麼也不能夠的。他本來想照到一天所見，不加剪裁的記下，可是興味總無從使他好好持筆。他實在是應當放棄時間的每一分鐘，可是眼看到從上午到中午，從中午又到斷黑，沒有方法可以挽留這時間。心思越來越那樣粗糙，似乎任什麼事也不能把自己情緒變柔和一點，對於別人的事也難感生無限興味了。

到晚上，吃過晚飯了，晉生君不出門。他躺在床上，也不看書，也不作事，只是躺。時間去睡覺的十一點鐘還很遠，天氣漸熱，似乎有蚊子嗡嗡的聲音了。

聽到那發燒的小孩狂囁。那男子父親，則仍然像抱了頂小的孩子，繞了小小的房間打圈走，且低低的唱着歌。那母親，似乎是在燈下縫衣，有剪刀咬布的聲音。

他爬起來坐到桌邊了，把紙本翻開，寫了一個題。

『父母』

……做父親的辦公回來，夜間享受家庭的幸福，是抱了頂小一個孩子在房中走動，且唱歌，使這小小靈魂安靜。做母親的在二十五支燭光的電燈下低了頭裁衣，抬起頭來時，望到睡在父親臂上小兒天真無滓的圓臉，極母性的向那父親微笑。

……父親真是可憐，白天到很遠地方去辦公，到月頭把六十塊月薪拿回家來，於是把錢攤在桌上，兩人就來商量支配這錢在下月中的用途。……母親見到睡在床上另一孩子的瘦臉，就說，

「拿兩元買奶粉，看小三臉多瘦！」

「不行，買一罐麥片好了。我昨天過大馬路大利公司，看到寫『麥片五毛一罐』這裏價錢便宜一毛。」

「那不如煮稀飯了，」

「麥片方便。」

……於是做母親的，不說話了，就在買物單上，寫上『買桂格麥片一罐，

五角。」

……在那單上除了房租報紙伙食外，每一條記載，是全經過這樣爭持才定下的。到後把數目一總，總數下是五十三元七角，兩抵計共餘錢六元三角正，這錢歸入存款，爲母親保留。做母親的另外付了車錢三元，在賬上記出，把其餘四元三角『存庫』了。

……第二兒子病倒了，發燒，像出疹子。因爲病的糾纏，辦公處告了假，但無可奈何，因爲扣薪的原故，仍然又到辦公處桌邊坐下了。在擬就公文上，寫錯了許多字，是因爲想起了在病中的兒子，才那樣疏忽。致在一個學校的公文上他寫上了『疹子，』『要梨子，』『吃粥也不想』這類句子，這父親很可憐。

寫到這裏，那隔壁父親，却扣着壁板，輕輕說道：

「晉生先生做事麼？」

他彷彿是已經爲這做父親的人看到了所寫的東西，把筆忙放下，

說：

「沒有事，吃了飯，無聊，在玩呢。」

「不忙麼，可不可以過來談談？」

「好。就來。」

說是好，就來，就聽到那邊女人輕輕的很忽促的收拾東西，拖得桌椅哐啷且笑着說：

「又忘記喊娘姨帶開水了。」

晉生君因為聽到別人在整理東西，就站在樓梯邊稍遲了一會，才過去扣門。

那男子把門拉開，晉生君就看到房中一切了。出於意料的雜亂，一切顯然是才經收拾，然而各處瓶罐的陳列，書架上晾一件衣，牽電燈的線又挂着小孩尿片，而那父親一出門就挾在脇下的那黑皮包，也很狼狽的被晉生君發現在馬桶蓋上。主人把女人介紹給晉生君了，就把房中唯一的一張藤椅讓給晉生君，那男子就坐到小孩子所坐的矮木凳

上，女人則站立在全是瓶罐書籍的寫字桌旁爲晉生君取烟。烟得了，擦着自來火。

「不用烟，謝謝。」

女人笑，說：

「不用烟，我記起了，晉生先生曾在××上說過是不吸烟的。」

這烟於是仍然放到屋子裏去了，女人一面說沒有開水，等娘姨回來才行，一面就坐到床邊去，用手撫病孩的額。

那頂大的女孩同第三女孩，先是坐到屋角小檯上，像在翻一本舊畫本，晉生君一進房，就隨到爹爹站起，這時也又坐下了。

「讀書麼？」晉生君望到那女孩問。

那母親說：「看畫兒玩，沒有讀書。」王玉這就是我同你說那好兔兒故事做故事的人！

那女孩聽到這話了，很靦腆的向着晉生君笑。忽然問晉生君：「你妹妹呢？」

「晉生君先是茫然，到後想起這是因為那書上說到自己家中情形，所以這女孩子記起妹妹了，就忙說：

「妹妹在北京，你是不是到過北京？」

「不，我是天津生長的。」

那男子就說：

「王玉是天津生的，因為那時她孀在南開教書。」

「哦，金先生還到南開教書麼？」

「教過兩學期。」女人說時理着病孩的薄被，過一會，又說道，「南開××省人也不少。」

「金先生是高師登過的！女高師近來好像不如先前了。」

「是的，那時大家還做古文，每禮拜作文一次，做得好有獎。八年了，說到這裏，女人像是想起舊時一些事情，就同她男人說：「我聽人說××也在師大作主任，有六個孩子，同×××又離了婚。」

「××女士是相識麼？」因為××晉生君也認識，所以問那太太。

「我同××是同班，還同一個宿舍住了兩年。」

「她的事我倒不知道。」

「也奇怪，」女人說，像是拿自己在作比。她說，「有六個孩子，大的比我王玉還多三個月，平時也很好的，誰知忽然鬧分手了。」

那男子，沉默着，到這時就說：

「這是平常的事，不願負責，就分手了。」

女人說：

「那裏是不願負責，完全不是責任問題。我知道她，平素就有點不同處，實在說，倒正是因為第一個孩子的責任，才有另五個孩子。」

「這事也真不容易解決，不知道那些孩子怎麼辦？」

「孩子怎麼辦？他有錢，她也有錢，自然好辦了。」

最後的話是那男子所說的話，他在此事上是另有感慨的人，已爲管生君看出了。他想，這兩人是把責任來維持，還是因爲沒有錢才不至於分手？真是很容易明白的一件事了。

因為短期的沉默，晉生君才注意到女人的一切。這一家似乎較之那大學教授一家還有趣味，這是晉生君見到這女人以後才知道的。

……

談話談了將近兩點鐘，晉生君見到那第三女孩已坐在那一角睡，他告了辭。

他回到自己的房中，想把剛才談到的以及見到所得的全記到先前還不完的一篇文章上去。但不知為甚麼，總不能再寫下去，且莫名其妙，只想到隔壁小孩子會將要在明天或後天死去。他繼續寫下的，是……孩子死了，母親守到小小屍骸旁邊，等候作父親的購買小棺木回來裝殮。

他完全失敗了，上床睡了，等候明天。等候明天或者小孩真死了，或者別處來錢了，或者……明天必然來到的，其實只有那娘姨用雞毛帶毫不吝惜她的氣力打灰一事而已。

後記

這一本書，爲六月所寫，算是最近的東西了。

說到最近，最近似乎因爲身體太壞的原故，文章寫來，方法完全與從前東西兩樣了。這話是有熟人說過的。自己呢，也像很明白，從這一小小本集子上看，可以得一結論，就是文章更近於小品散文，於描寫雖同樣盡力，於結構更疏忽了。照一般說法，短篇小說的必需條件，所謂「事物的中心」，「人物的中心」，「提高」或「拉緊」，我全沒有顧全到。也像是有意這樣作，我只平平的寫去，到要完了就止。事情完全是平常的事情，故既不誇張也不剪裁的把他寫下來了。一個讀者若一定要照什麼規則說來，這是失敗，我是並不圖在這失敗事業上加以一言辯解的。在我其他任何一本著作上，我想都不免有這種毛病，雖然如雨後這一本書，有人說過如何好，但那也不過是吃點心的人，爲書舖方面寫寫廣

告的話罷了，那類批評，相信不得。我還沒有寫過一篇一般人所謂小說的小說，是因為我願意在章法外接受失敗，不想到在章法內得到成功。但是，這一集與過去一些小冊子，另外還有不同的，是彷彿近來性情更沉鬱了一點，往日能在文章中生成感慨，近則沒有了。近來牢騷很少。在憂鬱情調中找出詼諧的風致，把一個極端土地性的人物，不知節制似的加以刻畫，一切皆近於自嘲，是自己所看出之特色之一。這作風，於我沒有好處，也很明白的。顯而易見的是近來這類文章送到別一雜誌去，已經很有被退回的經驗了。被退回不一定是完全糟糕，但從這試驗中，則很可以知道我的方向是已轉入了更不爲人歡迎的路上，退回就可以當好證據了。

以後我是繼續這樣，還是另走名利雙收別人所走過的路？以我這時想，則或者都不是。我當把筆放下，另找一種事業才行。到了明年不再寫小說了，也許當真還鄉去，仍然在那有生趣的司書生的職位上過幾年。幾年以後中國人趣味大約不一定還維持到三角戀愛與徒有血淚

字樣的文學上，我的書稍有銷路，就仍然可以動手寫我自己不精彩的文章了。

這一集編成的時候是十八年六月念二日，因為沒有火食，一家人併一個久病在床的老母也餓了一餐。同時正得到福建一個書舖來的快信，很客氣的稱我爲天才作家，要幫忙，但餓呢，說是好辦，慢慢的看罷。這些聰明人，其實早幾天就已在申報的廣告上把我名字嵌進去了，我沒有能力去說沒有錢這樣辦是不行的，寫在這裏可以看看自己生活，真值得有識人的嘲笑。

沈從文記



本叢書由徐志摩先生主編：所選各稿，無論譯述與創作，均經過徐先生詳細的校閱；取材嚴格，文字優美。其主旨在供給一般愛好文藝的人們一種良好的讀物。

中華書局發行

旅店及其他	沈從文著	全一冊	五角
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集	志士元譯	第一冊	五角
結婚集	陸蠡飲譯	全一冊	五角
一幕悲劇的寫實	胡也頻著	全一冊	五角
盤	徐志摩著	全一冊	六角
輪	邢島翠譯	全一冊	六角
波多萊爾散文詩	王實味譯	全一冊	五角
珊拿的邪教徒	王實味著	全一冊	二角半
休息	郭子雄著	全一冊	三角半
供	丁玲女士著	全一冊	三角半
一個女人	夏忠道著	全一冊	三角半
少			

學生文學叢書

天方夜談

紀曉生譯 一冊五角

本書選譯最精彩的故事故十三篇，每一故事中包含許多小故事，各小故中又包括若干小故，我國雖有譯本，但均屬文官，對於原有的情趣，未免減色，此書用極流利的語體文譯出，幽遠婉妙，盡得神髓之能事。

依里亞特

高歌譯 一冊五角

荷馬的兩首史詩，是希臘文學史上最古的紀念作品，自古及今，傳誦人口。高歌先生根據 A. T. Church 的英文本譯述，所以較諸詩體的作品，更易了解。內容係述希臘各邦王子，爲了一個絕世英雄人海倫，給赫勞王子誘去，於是造成海陸大軍，橫渡愛琴海，和赫勞血戰十年，才能得勝勝利。書中附圖八幅，尤表欣賞。

奧特賽

高歌譯 一冊五角

本書係希臘上古詩人荷馬之第二首史詩，奧特賽與依里亞特爲姊妹篇。叙述希臘各邦王子，聯合海陸大軍，給赫勞進攻後，各自凱旋回國，祇有依里亞特因遇神障，須在外飄流十年。他在歸途中，經歷許多驚心動魄的危險，飄流無數怪異離奇的土地，如長人國、吃人國、妖人互怪等不可思議的地方。十年之後，始得孑然一身，回歸故鄉，與其愛妻相見。本書亦由高歌先生根據 A. T. Church 的英文本譯述，故較諸詩體文更易了解。

中華書局發行

川錢歌
編

日文典綱要 一冊 一元

本書分文字概說及品詞概說二大章；每章又細分爲十節，從日本文字之產生即其與我國文字之關係說起，以及其發音上，文法上各種解釋，都莫不合乎情理，而中察裏，使讀者能于不知不覺中昇堂入奧；得此一卷，不僅普通日語，可以隨意會話，即日文書籍，亦可自由披覽，誠爲研究日語之捷徑。

日文典綱要續 一冊 一元

前書專論文法，本書則更進一步，而注意實地造句，日常會話，及長篇作文。先將日語中最難用之各種副詞、助詞、助動詞等，用極適用之淺顯日語，舉例分條說明；然後用日本文豪之短篇傑作，逐句翻譯，即由單純語句進而作文章之研究。除此種日文漢譯外，另有中文小說之日譯，彼此對照，使讀者更易領會日語之關鍵，而收効於無形。

中華書局發行

民國二十年一月印刷
民國二十年一月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北平天津漢口石家莊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
九江安慶蕪湖南昌徐州杭州溫州
蘇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昆明貴陽桂林柳州梧州香港新加坡

著者
主編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新文
書石
子船(全一冊)
定價銀五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沈從文
徐志摩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六一四五)

標商冊註

